

导 读

关于“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 305 篇，所以又称“诗三百”。其创作时间大约从西周早期到春秋中期^①。这段时期，是中国精神传统形成的重要时期。

说《诗经》是“总集”并不错，却也可能引起误会，让人误以为“三百篇”就像后世诗人作品文本的汇集，因而忽略了它的“原生形态”，亦即《诗经》许多篇章原属于周代“礼乐”组成部分这样的特点。这样说未免抽象，还是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诗经·周颂》中有一首《敬之》：

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

诗篇的大意是：要恭敬上天，天威是显赫的，不要以为老天高高在上（管不到你），其实上天每天都上下来往，监视着它人间的事业。我是晚生后辈，敢不竭诚地敬奉？我要不断努力学习，天天学习，月月进步，以期达到光辉境地。一定要辅助我，明示我什么是显耀的德行！

诗篇是周王继位典礼的乐歌，一篇之中明显有两个抒情主体：前六句，为大臣勉励继位新君的唱词；后六句，则是新王的答辞。也就是说，这样看上去像“一首诗篇”的诗篇，其实包含着周王与大臣两者的歌唱。后来的诗人如杜甫、白居易，所写的一些乐府诗，篇中往往也有“对话”句，然而篇中人物的对话，是同一诗人为表现主题设计的，它统一于诗篇的主题。而《敬之》则不然，一篇之中，却含着周王、大臣两方面的意味。照着“一首诗”的路数去解读这首诗，就难免扞格不畅。这就是《诗经》的一些篇章与后世诗人诗篇的重要不同。也就是说，读《诗经》的篇章，还应该有一个“礼乐”的视角，应该有一个古代典礼“场合”的意识，如此，《诗经》篇章“原生态”亦即礼乐形态，才能映入阅读视野，才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篇章。后人看到的《诗经》文本，是礼乐形态解体后写定的，与当初诗篇的歌唱形态，已经颇有距离。

关于《诗经》“六义”

研读《诗经》，就会遇到“风、雅、颂，赋、比、兴”等所谓“六义”问题。其实这些都是“诗经学”的一些概念。按照唐代以来的说法，前三项是篇章分类，后三项是艺术手法。下面对“六义”略作说明。

1. “风”的神秘含义

关于“风”，古代有“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左传·成公九年》）之说，所言的“风”是“土风”，也就是地域之风、家乡土调。中国古

代文明发祥于一个极为辽阔的地域上，地域既辽阔，风土人情也就多姿多彩，各地的音乐曲调当然也就多种多样，犹如今天有秦腔、梆子、豫剧、越剧和黄梅戏等等。然而，“风”的含义若只理解到这一层，还远远不够。有一个问题必须先要考虑：是何等的观念意识，让如此辽阔地域上的众多的“风诗”得以收集和保存？这仍需要从“风”字的神秘含义来理解。郭沫若的《殷契粹编考释》（科学出版社1962年，第562页）指出：“风”与“凤凰”的“凤”音义相近，而“凤”在甲骨文中又是“帝史”，即传达上天命令的使者。上天有命令，是由“风”来传达的。“风”这一古老而神秘的含义，经过商周之际的精神变革后仍得到保留延续，成为新的天命观念的一部分。周人认为，自古以来王朝政权的变更，都是上天选择的结果。天生万民不能亲自管理万民，于是选择人间代理人，被选中即是“得天命”（也叫“配命”）。上天选择的标准就是“德”，而“德”的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在政治上能善待民众。那么，上天如何判断“配命”者是否善待了万民呢？答曰：从民众的心声来判断，而民众心声的表达渠道之一，就是民间流传的歌谣。歌谣，周人也称之为“风”。《国语·晋语》有所谓“风听胥言（传言、歌谣）于世”，所说的“风”就指歌谣，所表达的内容，就是上天判定政治好坏的依据。此即所谓“天听自我民听”，意思是天意和民意一致，若想听老天的意思，就听取百姓的歌吟。正是这样的思想观念，导致王朝统治者对民间歌唱的重视及有意识的采集加工（李山：《礼乐大权旁落与“采诗观风”的高潮——“王官采诗”说再探讨》，《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12期）。其结果，就有了《诗经》内容广泛的非凡“国风”诗篇。

2. “十五国风”辽阔的地域

“国风”一共一百六十篇。“国风”本来叫“邦风”，新近出土的“上博简”《孔子诗论》“邦风其纳物也博”句可证。“邦风”改称“国风”，

应该是西汉人避刘邦的名讳所致。“国风”共分十五：周、召、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其中有些“国”是当时的诸侯国，如“卫”“郑”“齐”等，有的如“周南”“召南”以及“豳”，就很难说是“国”或“邦”了，因为上述几个地方，都属于周王朝管辖的地区。如此，所谓“十五国风”的“国”，应该理解为地区、区域更妥当。而且，“十五国”地域是有重叠的，例如“周南”之地即与后来“王风”的“王”有重叠，又如“召南”与“秦风”的“秦”有重叠等。此外，“十五国”的“国”，有不少到春秋时早已不复存在，例如“邶鄘卫”，“邶”和“鄘”，早就并入卫国，其诗也全表现卫地的生活。诗篇还保留着“邶”“鄘”的“国”名，大概是因为诗篇演唱的音乐源自邶、鄘之地的曲调。

“十五国风”地域涵盖十分辽阔，西起陕甘一带，东至泰山南北，北自黄河以北，南达江汉平原。这一广阔地区，正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多元发生”的空间范围，也是夏商至春秋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带。值得注意的是，十五个地域的风诗，八“风”（周南、邶、鄘、卫、王、郑、陈、桧）在今天的河南境内，也与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夏文明中心在中原情况相符。还有，各地风诗分布，与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性分布大体吻合。例如，同是在今天的河南省境内，洛阳地区（与“周南”相关地区）的史前文化，与今天郑州附近（与“郑风”“桧风”相关地区）的地域文化，与今天黄河北岸河南地区（与“邶鄘卫”地域相关）的文化，有明显的分别；而“陈风”之地的史前文化，与上述区域文化又有明显分别。魏、唐两地风诗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看来古人“风诗”的地域划分是有其文化上的根据的，就是说，“风诗”根植于不同区域文化的土壤中。古老的习俗与西周至春秋时期新的社会生活内容兼容，正是“风诗”有别于《雅》《颂》篇章的特点。

如上所说，“风”即歌谣，表达的是民意，而且古人认为民意与天意

密不可分。这样的文化观念决定了“风诗”另一个重要特点：风诗不仅覆盖的地域辽阔，而且许多篇章表现的是社会下层人士的情感。例如《卫风·氓》，表现的是一位养蚕女子不幸婚姻的苦楚，艺术上十分成功。在两千六七百年以前，我们的文学触觉就已经伸向了最广大的社会下层。此外，“风诗”还保存了许多古老的风俗，例如《郑风》中就有《褰裳》那样表现春天水畔男女相悦的诗篇，这样的风情，春秋以后在中原地区就逐渐式微了，因而《褰裳》的保存尤为可贵。还有，今天乡间还有闹洞房的风俗，有意思的是《唐风·绸缪》就记录了上古时期同样的风俗。这对于追溯一些风俗的源流也是有帮助的。总之，源于辽阔地域的“风诗”，是生活的万花筒和民意的传声筒。

3. 什么是“雅”

“雅”的意思就是“夏”，而“夏”即“夏商周”的“夏”，夏王朝的中心地带在今河南洛阳一带，所谓的“夏”亦即“雅”，应指这一带的乐调。周人与夏人关系密切，西周人大概操的是夏人语音，使用的是夏人的乐调，所以把自己歌唱的诗篇称为“雅”。这在《诗经》本身是有证据的。《小雅·钟鼓》篇中有“以雅以南”句，其中的“南”指南方乐调，而“雅”则指的西周乐曲。“雅”又分大、小。其分类标准过去有诸多说法。由《孔子诗论》可知，这一问题原本很简单，时间在先的称“大雅”，在后的为“小雅”，如同先出生的为大儿子、大女儿，后出生的叫小儿子、小女儿一样。大概孔子时代的《诗经》文本就是如此。但是，到了后来，很可能是经过秦火以后，诗篇重新排列，原本的次序就乱了，一些西周后期的体式宏大的哀怨诗篇，也被排在了《大雅》部分。

大小《雅》的内涵是丰富的，前人言“雅”与“王政”相关是不错的。在百余篇的《大雅》《小雅》中，有宣示周王朝“德治”天下大政的“开

国乐章”，有高扬祖先创业精神的“史诗”，有强调遵循农耕传统的篇章，有各种宴饮上倡导精神和谐的歌唱，有出征班师典礼的吟咏，有对生活德行的揭示，有对黑暗政治的抨击，也有对小民不幸的哀叹，等等。总之，阅读《诗经》，不重视大小《雅》作品中的内涵是不行的。

4. 关于“颂”

《诗经》中的“颂”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三部分。那么“颂”的意思是什么呢？有学者研究，“颂”就是“舞容”，就是祭祀鬼神时的歌舞的样子。所以“颂”多祭祀鬼神篇章。《周颂》是西周王室宗庙祭祖或与祭祀相关的诗篇。要注意的是，《周颂》中的诗篇，并不全是祭祀主题的作品，也有隆重迎送客人的乐歌，还有周王悔过的悲歌等。更重要的是，《周颂》赞歌并非平均地献给各代先王，得到赞扬的都是对历史做出贡献的先公先王。质言之，《周颂》的赞歌只敬献有德者，《周颂》颂神的标准是德行。

《鲁颂》的时间较晚，可能都是春秋时的诗篇，且篇章体式与大小《雅》、甚至与一些《风》诗很像。《商颂》是西周宋国人祭祀祖先的诗篇，这一说法来自王国维《说商颂》（见《观堂集林》）。本书所以采纳这样的说法，除了上述的理由外，还有感于这样的事实：各种证据显示，因为周王朝对殷商遗民采取宽大包容的政策，导致殷周两大族群迅速融合，这一融合促成了诗篇创作的高潮，《商颂》正是这个高潮的一部分（李山：《西周礼乐文明的精神建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第 156—172 页）。

综上所述，风、雅、颂指的是诗篇分类。此外，有一点应当指出，在一些大小雅篇章与《周颂》祭祀主题的诗篇之间，还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下面谈赋比兴。

5. “赋”与“比”

赋、比、兴指的是表现手法。它们的定义，先后有所变化。赋，就是铺叙，问题不大，主要分歧在比和兴的解释。例如东汉的郑玄《周礼注》就说：比，是见政治有不善，不敢直说，就打比喻，婉转地表达意见；兴，是见政治良善，怕直接颂扬有阿谀之嫌，所以要婉转地表达，比、兴的区别是批评与颂扬。这样的说法明显与《诗》语言表达的实际不符，所以后来的学者另寻解释。例如朱熹作《诗集传》，就对赋比兴分别作出新的界说，广为接受。关于“赋”，朱熹说：“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有话直说，如《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谓“比”，就是打比喻，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例如《召南·野有死麕》“有女如玉”将女子比喻为美玉，又如《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将统治者喻为贪婪的大老鼠。《诗经》有很多精彩的比喻句。例如《邶风·柏舟》篇的“我心匪鉴，不可以茹”，“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所用的比喻十分新奇而贴切。善于比喻，是诗人才华的表现，《诗经》时代的诗人，不仅善于比喻，还善于博喻，例如《大雅·常武》篇的“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绵绵翼翼”，几个比喻联翩而至，令人惊叹。

6. 关于“兴”

什么是“兴”呢？这个问题较诸“赋”和“比”要复杂得多。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例如《周南·关雎》前四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传》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两句之后注释说：“兴也。”^②表示这两句不是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环境描写，只是起“引起”的作用，就如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数数字与“打老虎”没有任何意思上的关联，唯一的联系是“五”与“虎”韵母相同，只是押韵关系。

但是，现代学者认为，像上面这样理解“兴”，并不全面，也不深入。有学者发现，许多属于“兴”的句子，往往积淀着某些文化的内涵。例如《邶风·燕燕》的“燕燕于飞，差池其羽”句，诗篇表送别之情而以燕子飞翔起兴，就与殷商人崇拜“玄鸟”有关（赵沛霖：《兴的源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8—20页）。就是说，“兴”看上去是一种自由联想，实际却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文化意识规则隐含其中。例如《诗经》中，有人观察，一些出现“采”的诗句，与怀念人有关，例如《周南·卷耳》篇的“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就是妇女思念远行在外的丈夫的。还有，古人一想到家，就与树木特别是桑梓发生联想，古语也有所谓“故国乔木”之语，都与乡关之思相连。说到桑梓，又让人想起桑树。《卫风》有一首《氓》，写的是被抛弃的女子的感情，很感人。为什么被抛弃？原来她是“自由恋爱”的，是自主主张跟别人结婚。具体说，这位《氓》中的不幸女子是在与“氓”的“抱布贸丝”时久而久之结合的。这位蚕娘的不幸爱情故事，其开始就发生在桑林里。而桑林在后来的文学艺术中又常与某些男女风情之事相关，如汉乐府诗中有《陌上桑》，不正经的官员调戏采桑女，就在桑林旁边的大路上。还有一篇《秋胡行》，后来被改编成了戏剧《秋胡戏妻》，故事也是在桑林。在古代，许多风情之事总与桑林连在一起。这也是一种文学创作的自由联想，一定深深隐藏着值得追求的因由。就是说，貌似自由联想，实际受民族文化风习和固定的文化心理制约。再举一个更明显的例子，中国人喜欢月亮，其他民族也喜欢。但是中国人特别爱满月，视之为美满的象征。可是在其他一些民族，一钩新月，弯弯的，却是神圣的表征，而中国人把弯弯的月亮说成“残月”、“杨柳岸晓风残月”。差异竟是这样的。所以，所谓的自由联想，是一只牵线的风筝，飘得再高再远，也有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的牵制，不是绝对自由。

简要地说，“兴”所以不同于“比”，就在于它的自由联想性质，背

后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能打比方，显示的是诗人的想象力，“兴”则涉及带有文化含义的自由联想，比和兴很相近，都关乎艺术的自由。所以，后来就用“比兴”来称谓中国古典诗歌营造意象、意境的艺术特征。因此，从《诗经》开始，“比兴”就成为中国诗歌艺术的生命。而且，《诗经》在以比兴手法营造艺术境界上，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典型的例子就是《秦风》中的《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不用翻译，不用解释，读一下，玲珑剔透的艺术境地就能感受到了。《诗经》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诗经》，文明进步的结晶

古代开始记录自己的诗篇，是从西周开始的。这有其特定原因，质言之，诗篇能被记录，是精神文明上升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这涉及《诗经》中《商颂》五篇的年代问题。前面说过，关于《商颂》，本书采用的王国维的说法。然而，至今当代很多学者都相信《商颂》是商王朝作品，其理由是：商代有那么发达的物质文明，会没有诗篇吗？所以，商代考古发现越多，这样的质疑就越强烈，相信《商颂》为商代作品的意念也越坚定。但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固然关系密切，却还没有密切到相互等同的地步。有发达的物质文明，未必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让我们看下面一则故事。

《左传·襄公十年》记载：鲁襄公十年，当时霸主国家的君主晋悼公在大臣的陪同下与宋国君臣相会。宋人要讨好晋国君臣，把他们的“桑林之舞”表演给晋国看。结果，《左传》记载：“舞，师题以旌夏。”舞乐一开始，打出一面名叫“旌夏”的大旗，即五颜六色的羽毛制成的旗帜，意外就发生了：“晋侯惧而退入于房。”堂堂一国之君晋悼公，一见乐工挥舞这样的大旗，“旌夏”变惊吓，惊慌失措、不顾礼节躲到偏房中去

了。最后，去掉旗帜，典礼勉强完成。故事没有完，晋国君臣回国，走到一个叫著雍的地方时，晋悼公生病了。巫医观察病因，原来是“桑林见（现）”，即“桑林”的神附在晋君身上了。

这就是从文献中看到的商代的“文艺”。“桑林之舞”大家不陌生，《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就用“合于桑林之舞”来形容庖丁解牛的节奏。这个古老的乐舞始于商汤，一直保存在殷商后裔建立的宋国也不奇怪，这个西周封国的贵族和民众主要为殷商遗民，其所以被封建就是让他们“血食”（古代杀牲取血祭祀）自己的“先王”。宋国保存了大量殷商旧俗也是可以从考古发现得到证明的。考古曾在今天的河南鹿邑发掘出一座西周时的贵族墓葬，发现其中有十几具殉葬尸骨。这很让考古专家纳闷，因为西周贵族墓葬从未发现过如此严重的殉葬现象。后来考古学家恍然大悟：这是宋国人的墓葬，沿袭的是殷商旧俗。用人殉葬现象起源于史前，到殷商时期变本加厉，考古发现，殷商殉葬人数最多的，可达三百九十人。

“桑林之舞”究竟是怎样的阴森可怖，今人是难以领教了。但是，商文化的异样，在那些有三百多殉葬人头的发掘现场可以感受；到博物馆去，在那些铸有“饕餮”形象的青铜器面前还可以感受。青铜器制造代表高度发达的古代科技文明，但是，科技文明的发达并不能代表精神文明的提高。在博物馆看大方鼎的同时，人们还会看见许多大小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学术上称“兽面纹”）。饕餮纹很有审美价值，但那是一种李泽厚《美的历程》所说的“狞厉之美”，是吓人的美。关于饕餮纹过去多有争论，有人说，这是统治者吓唬劳动人民的；又有人说，器物制造后就埋到地下去了，劳动人民看不到。其实这不是谁吓唬谁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内心世界的映象，是内心高度恐惧、高度紧张，甚至可以称之为精神痉挛的“相由心生”。这样的阴森可怖，不是孤立的，它一定与墓葬主人旁边的活人殉葬息息相关。饕餮的阴

森与墓葬中数以百计的死于非命的尸骨的阴森，是同一种阴森，都是精神上鬼魅缠身的症候。

再举一个例子，是关于盖房子的仪式。因为恰好《诗经》中也有关于盖房子的诗篇，方便比较，从而观察两代精神文明的显著差别。

盖房有相应的仪式，始于新石器时代，至今犹然。商代修建房屋，特别是重要房屋的仪式，总是伴随着杀人现象。宋振豪先生《夏商社会生活史》说：考古队从殷墟乙组 21 座宗庙建筑群中发现了商代建房的步骤为：先挖基，挖坑，用小孩 4 具，犬 12 具；之后置础，其中 3 座，用人 2 具；之后安门，内外两侧用人，其中 5 座共用人 50 具；最后为落成典礼，128 坑，用活人 378 具。总计乙组宗庙群落用人牲 641 具。这就是考古为我们展示的殷商盖房子的情形，其阴森可怖一如墓葬的人殉，也是用活人的生命为建筑祈求福祉，其蛮昧竟可如此。在杀人为房屋增福的仪式中，一定也有相应舞乐乃至歌唱（流传下来就是诗篇），因为甲骨文显示商代有“乐政”，有各种乐舞。然而，在数以百计的活人被杀死填入房基或者门旁的仪式中，他们乐舞的演出效果和气氛，其与晋悼公看到的“桑林”又能相去几何？

那么，西周人盖房子又如何？首先要说的是，在今长安丰镐和周原等西周遗址中都发现了一些大型贵族住宅基址。然而，就迄今为止的西周考古发掘而言，尚没有发现建筑过程中有“用人”现象。《左传》记载说，周人信奉的祭祀原则是“六畜不相为用”，看来是有根据的^③。殷修建宫室，要用制造冤魂的方式为建筑物禳灾祈福，现在，周人既然放弃了殷商的做法，他们又如何为新的建筑祈求吉祥如意呢？回答是用优美的诗篇。

《小雅·斯干》就是这样一首为建筑祈福之作。诗是西周宣王时期的篇章，距今三千年了。《毛序》说诗篇是“宣王考室”的作品，所谓“考室”就是为宫室落成写诗。诗篇是这样的：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丛生）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图谋）矣。

似（继）续妣祖，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在此）居爰处，爰笑爰语。

约之阁阁，椽之橐橐。风雨攸除，鸟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翬斯飞，君子攸跻。

殖殖（宽阔）其庭，有觉（高大）其楹。員員其正，嘒嘒其冥。君子攸宁。

下莞上簟，乃安斯寝。乃寝乃兴，乃占我梦。吉梦维何？维熊维黑，维虺维蛇。

大人占之：维熊维黑，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小袄），载弄之瓦（纺锤）。无非无仪（偏差），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带来）罹（忧虑）。

诗共八章，先表建筑的环境，继而言建筑的结实、实用，继而再表建筑优美的形态，庭院堂室的大小明暗，最后以由实入虚，以生男生女的梦境祝愿房屋主人的家室兴旺。其中第三章即“如跂斯翼”那一章，简直像是在为后世中国古典建筑审美原则立法。然而，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开始的一章。“秩秩斯干”，“干”就是涧，溪涧的涧，山涧有溪水；“秩秩”是水清澈、有波纹的样子。房屋建筑讲究靠水而居，这就是诗篇表现的房屋近景。远望，则是“幽幽南山”。“南山”是终南山，“幽然”，是在传达远看山景的感受。两句八字，展现的是一种优美的意境。后来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长处就是善于营造意境，亦即能将你的心带到心旷神怡的境地，享受自然天地之美的浸润。这就是审美。这样的诗句，

身处鬼魅缠身的状态是唱不出来的。盖房子不再杀人禳灾，代之以歌声的祝福，毫无疑问，是精神在摆脱了鬼魅缠身后获得的能力，是心灵解放的结果，是内在文明水准提升的表现。

殷商以牺牲人命为住房祈福消灾的方式中的歌舞，不会有这样的歌唱。今存于《诗经》中的《商颂》五首诗篇，没有任何以牺牲人命为房屋祝福的迹象，相反，诗对宫殿建筑的歌咏，与《斯干》有高度一致的地方。请看《商颂·殷武》，也写到建筑宫室，如其最后两章：

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断是迁，方斫是虔。松栢有槩，旅楹有闲，寝成孔安。

在这样的诗句里，还能见“桑林”那样的阴森吗？这样的诗句，与上面的《斯干》不是没有什么大的分别嘛！是的，这些诗句，既不阴森，也不鬼魅，实际上它正是前辈王国维先生所说，是“宗周中叶”的作品^④。《殷武》与“桑林”巨大差别，正是宋国人接受西周文化原则的表现，是精神文明进步的表现。

精神文明的进步，必定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那么，《诗经》精神进步背后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将文化的视野放远一点看。

中华文明的发祥，如上所说，是在一个辽阔的地域上实现的。现代考古证明，自仰韶文化时期开始，中国文化在源头上是多元发生的。举其大端有仰韶文化区域、河姆渡文化区域、红山文化区域、大汶口—龙山文化区域、良渚文化区域、屈家岭文化区域、大溪文化区域以及甘肃青海一带的马家窑文化区域等，它们星罗棋布地分布在黄河流域、长江

流域以及辽河流域这样一个辽阔的空间范围内。远古文化的多元发生，预先就向后来的历史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要经过何等艰难的历程，才能使这样辽阔地域上各有源头的远古人群凝结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人群？考古显示，到前 3500 年左右，即新石器时代文明演进到“铜石并用”阶段时，华夏、东夷和苗蛮三大文化群落分布的格局出现。然而，历史的演进不会就此而止。到夏初，《左传》《史记》等记载，禹举行涂山大会，与会者有万国；商汤建国后，三千诸侯大会；周武王灭商前夕孟津会师，据说“不期而会”的诸侯有八百，加上那些“期而会”的，也就是那些受邀请的，总数大概在一千七八百左右。那时候，何以有那么多“国”呢？对此，早就有史学家给出过回答：那时一个族群，有其居住的城郭及土地，有其族群的领袖等，就是一个所谓的“国”。

这就是思考中国历史问题时必须要有一根弦：中华文明是在黄河、辽河、江汉等诸大河流域建立的，地域辽阔，人群也众多。这些人群，地域不同，来历不同，乃至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甚至语言都各不相同。大家都知道从夏代开始，中国进入了王朝时代，也就是进入了文明的国家时代。可是，一个中心王朝的建立，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这样地域众多的人群就真正走向了一统，特别是文化的统一。从夏代开始，王朝对本族群以外的人群，服从的，要统御；不服从的，手法也很直接：武力征服。《尚书·甘誓》记载夏启对有扈氏的“剿绝其命”就是例证。这样的征服，到商代并未改变，甚至变本加厉。前辈学者研究甲骨文，发现殷商经常与十几个方国存在征战关系。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所记那些在殷商各种祭祀仪式中死于非命的人，大多数来自被殷商武力征伐的方国。然而，迷信武力可以包打一切的强大王朝，是没有办法在精神上将众多人群凝聚为一个文化整体的。西周建立，情况大变，历史的瓶颈终被突破。于是有文化的高峰，《诗经》正是这高峰的一个重要组成。

周人克商，是典型的以弱胜强，也正因周人自知实力不足，所以在

战胜殷商王朝后，马上向天下人宣布和平政治的方向，西周初年的诗篇《周颂·时迈》说：“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宣示“懿德”政治，颇有开国宣言的意思。与此同时是封建的实施，七十多个诸侯受封，其中除五十多个周贵族之外，异姓也被封建，例如尧舜的后裔，也都得到生存的空间，甚至殷商遗民也有一部分被封建到宋国去。从此，林林总总的人群就这样在政治上得到安顿。

然而，单有政治上的安顿，仍然不能真正造成一个文化人群的形成，还需要精神上的凝聚。《诗经》三百篇特别是其中的“雅颂”篇章，正是那个非凡时代以巨大努力在精神上缔造共同信念、共同情感的结果。

那么，在《诗经》的篇章中，又记录了哪些精神内涵呢？

“三百篇”的四重精神和谐

《诗经》蕴含了民族精神重要的内容。这些特征，具体而言，有如下四大精神线索：一、族群之和；二、上下之和；三、家国之和；四、人与自然之和。分述如下：

第一个精神线索即族群之和，主要表现在大量婚恋题材的诗篇之中。这里先提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诗经》以《关雎》为开篇？这难道是无意的巧合吗？

这仍需要从西周建立后凝聚众多族群的历史来看。西周实施封建，然而七十多个封建邦国的遍布各地，可能出现两种相反的结果：一是周人广泛地与众多人群的融合，一是广泛的冲突。历史表明，西周封建得到的是前一种结果。因为周人妥善处理了与众多人群的关系，那就是包容与联合。其中重要的做法之一，就是广泛地与异姓异族的通婚。这是一种历史的大智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应该是当时广泛信奉的生活意识。既如此，周人就顺势而为，利用这样的普遍意识。其具体做法

就是与各地上层人群建立广泛的婚姻关系，打通血亲团体的壁垒。因此，贵族婚姻关系的缔结就是关于王朝政治的大事。用后来儒家的说法就是：婚姻可以“合二姓之好”，可以“附远厚别”（《礼记·郊特牲》），一言以蔽之，婚姻可以把不相干的人群联系在一起。《礼记》说，周道“尊尊而亲亲”，“亲亲”是“尊尊”的基础与前提，周人就用缔结婚姻关系这一法宝，广泛缔结“亲亲”关系。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言西周封建打造的是一个“道德团体”，与婚姻亲戚关系的缔结密不可分。可见，婚姻关系的缔结是西周社会中至关重要的大事。而《诗经》以《关雎》开篇，正是因为它是一首关于婚姻关系缔结的诗篇，其中寄寓着不同人群之间和谐凝聚的精神内涵。

这是隐藏在《诗经》中的第一条精神线索。其中，还有一个“一正一反”的关联。西周社会处于上升阶段，他们用缔结婚姻的方式联合众多异姓人群。可是到了西周后期以及春秋时期，贵族家庭婚姻关系上的败道，也成为普遍现象。周幽王偏爱褒姒，废嫡立幼，导致西周崩溃。稍后的春秋时期诸侯贵族上层追求“桑中之喜”更是普遍，像《邶风·新台》等表现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当时的诗人们也特别关注婚姻败道现象并加以讽刺，如《邶风·墙有茨》等篇，究其根源，就在西周赋予婚姻联合族群的社会涵义，所以诗人们把这等事情看得很重。的确，周贵族的精神没落，表现之一就是他们忘记了合法婚姻生活的社会意义。这在当时已经引起社会的关注，因此风诗中表现家庭关系破裂女子饱受伤害的诗篇特别多。这正映现了历史的变化。

第二条精神线索就是上下之和。任何社会都有等级分别，都有上下关系，统治被统治、领导被领导，关系安排得好，大家各安其位，齐心协力，反之则人心涣散、离心离德。周人自然也懂得这一点，然而周人社会团体需要上下一心，还有其更特殊的原因。这也得从封建说。西周封建众多诸侯时，总体人数不大，封建同姓诸侯五十多个，每个诸侯国，

即使是最大的，人数也很少。试想：一个诸侯受封，例如鲁国，诸侯率领数量很小的周人群体，从当时的宗周即今天陕西来到遥远山东泰山以南，在土著居民众多的地方建立统治一方的邦家，筑城围墙作为屏障，面对的是国郊之外广大的“野”之范围，那里有广大的土著居民。在这样的局面下，若内部不能上下精诚，那不是很危险的局面吗？这就是诸侯国内上下关系必须团结的必要性，实际的情况也是如此。再以鲁国为例，《左传》记载的“曹刿论战”中，鲁国要和齐国人打仗，曹刿连“肉食”者都不算，一介平民，国家面临战争时有话要对君主说，居然他就能见到君主。庶人可以干预国家大事，正是鲁国乃至西周春秋各诸侯国君民关系的一个写照。

那么，《诗经》又如何表现这样的上下和谐关系？答案是吃饭。《诗经》中有诸多的燕饮诗篇。全人类都吃饭，但是在吃饭的事情翻出那么多礼节的花样，唯古代周人为最。周代有乡一级的饮酒礼，称“乡饮酒礼”，也有贵族的高级饮酒礼，称飨礼；一般节日族群内要饮酒，招待宾客也要饮酒；耕种典礼时要宴飨，祭祖之后要行饮酒礼，射箭典礼之后也要行饮酒礼等。

一般的饮酒礼，主人要敬宾，宾要回敬主人，然后主宾共饮，一来一往一合，称“一献之礼”。平时可能你是大夫，我是士，你身份高，我身份低，但是在饮酒礼上，一来一往是平等的。而且，一般性的饮酒礼，还是“序齿”的，不按身份贵贱，而是以年纪大小论敬酒次序，饮酒礼要的就是这一点，一次吃饭，是消除上下隔阂，恢复一种基本的人际关联：大家是亲人，是共同利益的分享者，这是最根本的。官身高低，是出于社会需要，不该因而忘掉那最基本的一点。有时君主参加宴飨，礼节有所变化，要在君主和众宾之间，设立一个中间人，古代称为“宥”，代替君主与大家杯酒酬酢。君主身份尊贵，那他不参与一般臣属的宴飨不行吗？不行，论根本，他也是人群中的一员，他参加宴饮，就表明这

一点。这就是宴饮典礼的精神价值，每一次成功的宴饮，实际是在恢复着人群被忘记基本的关联：大家是一群人。这样的精神也贯穿其他典礼，例如春天春耕时的亲耕大典，君主亲自下地，演出似的耕种几下，以示他和万民的一致。再如大蒐礼，周王穿上和大家一样的鹿皮衣服，一起追逐猎物等等，都是恢复精神传统的仪式。只不过以宴饮典礼最突出罢了。

平日的社会生活，是要讲究差别、讲究上下尊卑的，但是，这样久了，要生分，要离心离德，而饮酒的典礼就是要消除分别，同心同德。《礼记·乐记》对此有很好的阐明：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

“礼”代表社会差异、分别，“乐”则代表超越分别之上的精神联系和同一。典礼既要体现差别，又要讲究整体和谐。“乐胜则流，礼胜则离”说得多精彩，偏于“礼”或偏于“乐”都不行，既讲差别，又讲同一，才是积极的、有生命力的。这就是第二条线索。

第三条精神线索就是家国之和。《诗经》大小《雅》特别是《小雅》，有许多战争诗篇，同时在《小雅》《国风》还有不少思念出差行役在外家人的篇章。为什么有这些篇章呢？一言以蔽之，抚慰（主要是《雅》）或同情（主要是《风》）那些为国家出力而牺牲了小家利益者的心灵。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基本的单位，他们组成社会的共同体。这就是“家”和“国”之间的关系。任何国家都有边防，有公共领域的工作要由个体来承担。在西周，《诗经》所反映的边患主要是西北的獫狁和东南的淮夷。要打仗，劳役的事情也就多，许多的小家成员就要为国家外出，于是就

出现一个矛盾，即古语说的“忠孝不得两全”的冲突，而且弄不好就是悲剧性的冲突。要弥合这种伦理冲突，周人的办法，见诸诗篇，是用隆重的典礼以及歌唱来承认社会成员为国家做出的牺牲。以情感的方式补充抚平小家受伤的心灵。当国家用典礼方式颂扬这为国家牺牲小家的人们时，实际是在用精神的方式消除悲剧性冲突或者说是“忠孝不得两全”的抵牾发展到破坏性的悲剧冲突的地步。这就是“礼乐”文明的精神取向。在古代希腊，人们擅长演出悲剧，以此来净化心灵。可是在周代礼乐文明社会，家国之间的伦理悖论，是一个尽力要抚平的对象。

可是到了西周晚期，就出现了王朝只顾国家而不管个人的情况，“孝子不得终养”的恶性事件就出现了。例如《小雅·蓼莪》篇所暴露的不幸：一个孝子长期在外服役，致使家中父母无人照料双双亡故。王政如此，那可真是“王室如毁”，王朝社会破败的噩耗作响了！

《诗经》三百篇，如前说是礼乐文明的精神之花，她歌唱的方式映现着一个时代的精神盛衰。强盛时，人们高扬着这些时代的精神原则；衰落（也就是“变风变雅”）时，诗篇则重在揭示那些精神原则是如何败坏的。同时，在衰落的时代，一些抗议、控诉的篇章，还表现出一些有识之士对那些精神原则的坚持，这是他们干预社会的法宝。

最后一条精神线索，是《诗经》农事诗篇所表达的天人关系的和谐。在此可以找到在古代“天人合一”哲学理念的文化根源。

具体而言，这一精神线索隐含在《诗经》的农事诗篇中。农事诗篇既见于《周颂》和《小雅》，也见于《豳风·七月》。在此就以《七月》为例子吧。这首诗一共八十一句，句子中的时间词就有四十多个。这些时间词参差错落地构成一个时间回环，周而复始，年复一年，表现的是一个流转不息的世界。中国人对宇宙的基本认识就是变动不居的，就源于这样的农耕文化实践。诗篇叙述一年的农桑狩猎，一方面是时光流转，一方面是有条不紊的劳作，然而就诗篇的笔法言，描述时令光景流转时

惜墨如金，述说劳作进行也很简洁。两方面的尽量减省，是因为诗篇更倾向于将人事、自然两方面综合为这样的旋律：在流转时光中，人们按时劳作，仿佛人伴着这天地的节奏翩翩起舞。两方面的简笔，正突出了人应和着大自然固有的节律，天行健，人则自强不息。这形成了诗篇特有的大韵律，是诗篇的大美所在。诗篇表达的是一种颇为成熟的文化经验，表现出的是农耕文化人群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把握和自信。

还有，《诗经》的农事诗篇，表现了人从大自然中获得生活的资料，但是，从没有出现农耕劳作是追求“财富”这样的概念。这一点，与古希腊赫希俄德的《工作与时日》相比，尤其引人关注。古希腊诗人的农事诗篇，是教训体，强调劳动带来财富，贫穷意味着耻辱。于是，一种无意识的观念宛然而现：当人把劳作当作获取财富的手段时，人与自然最纯朴的原始关系就变得疏离了，自然就变成了可以从中获取财富的客观对象。《诗经》的农事诗篇没有这样的疏离感，诗篇充溢的是瓜果的清香，禾苗的蓬勃以及收获时场圃的堆堆垛垛，以及祭祀祖先食物的芬芳香气。这些诗篇中，宛然映现的是大自然、是母亲的深厚情怀。《周易·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实际就是对这样的农耕情感的概括。儒家解释《周易》的卦象时，实际把从农耕实践得来的观念掺入其中了。

《诗经》是文学的，也是文化的。上述几大精神线索，其实是维系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生存的生命线，所以当时人们不断靠着典礼来弹奏它们，提醒自己的社会成员不要忘怀这些生死攸关的精神原则，所以宴饮的歌唱反复提倡“令德令仪”，用婚礼的歌唱提倡夫妻情深等等。礼乐说起来是一套典礼，典礼都是对生活意义的强调和宣示，那经由什么来宣示典礼的生活意义呢？这是“歌以发德”的唱诗。故可以说：《诗经》三百篇是礼乐文明的精神花朵。

《诗经》的艺术

三百篇是中国诗歌文学的开山之作，它的艺术精神为后来的古典文学所延续。

作为中国文学的开山，三百篇是有韵律的抒情诗。这首先关系到一个困扰学者多年的难题，即中国文学一开始，不像古印度，也不像古希腊，以有韵律地讲述英雄传奇故事的叙事诗开始。如此巨大的区别，究竟因何而成，也许永无确切答案。但是，这样的问题，可以促使我们转而关注《诗经》的“抒情”究竟达到了何等的艺术境地。

有一位身居海外多年的老学者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曾这样说过：当他问西方人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感受时，得到的回答是：极端细腻、曲折而多层地表现现实生活的诸多情感，是中国诗歌的显著特点（陈世骧《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这是不错的。从有诗歌记录起，中国诗篇就把注意力放在人间世界上，婚姻、家庭、劳作、狩猎、征战、劳役，按时地祭祀古人，欢畅地宴饮亲朋，表现着生活的美好，也抨击着社会的邪恶，等等。中国的诗篇，从一开始，就没有走长篇叙事之路，所抒发的感情，都是现实的人生遭际，诗篇重视一切人间美好情感的倾诉，重视对弱者的同情，重视对善的高扬。与此相伴，综观《诗经》三百篇，在距离我们三千年到两千五六百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先民的歌唱竟然没有对“牛鬼蛇神”的巫覡世界有多少表现，他们也祭祀神灵，但是诗篇更愿意表现对祭祀传统的遵循和奉行，以及祭祀时人们的各种表现。这实在是很奇特的事。就是那些祭祖的献歌，歌唱的也只是注重发扬“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的人性之光。那时的先民诚然有浓郁的宗教观念、鬼神思想，可是，三百篇的世界是最少鬼神色彩的，是最现实色彩的，是最充满人间情味的，因而也是最清澈透明的。这可能意味着一种觉悟和觉悟后的摆脱。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觉悟，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三百篇所显示的先民的身影，是背对着神秘的超验世界而前行的，他们对如何行动即可在世界上生存这样的大问题，已经了然于心。

同时，诗篇中也没有暴力的英雄。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让人印象深刻。《诗经》中固然有许多关于战争的优美篇章，但是，读者很难找到一位以杀伐为能事的英雄。相反，诗篇着意表现的是出征前的“仆夫”的“况瘁”与忧心悄悄（《小雅·出车》），是士卒身处疆场时的“曰归曰归”，以及征战结束时“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的复杂情绪。如此的情感表明：《诗经》时代的先民，对做一个和平居民的兴趣要大于做战场杀伐的英雄。

于是，在《诗经》的艺术世界中，人们看到是脚踏大地，不断迁移，不断扎根于土地，深耕易耨的创造者形象。他们中的某些人如后稷，还被夸饰为“感天而生”的半人半神，但是他所从事的事业并不是嗜血好杀、怪力乱神，而是耕稼，神降的天赋是侍弄庄稼。我们也看到《诗经》中被赞美的一些人间大人物，然而他们被赞美，是因为“如金如玉”“如切如磋”的高雅形象，是因为“柔亦不茹，刚亦不吐”的明德。当然，《诗经》中最动人的还是那些表现离别相思、表现人间苦难、表现对弱者的同情的篇章。其中又尤以《国风》中对男女情感的表现最为突出。例如同样是弃妇题材的作品，风诗起码展现了三类在婚姻家庭生活失败面前截然有别的意态，即《邶风·柏舟》《邶风·谷风》和《卫风·氓》三篇所代表的三种类型。三首诗篇显示，诗人在表现人物内心世界方面，是可以以力透纸背来概括的。风诗是生活的万花筒，例如《邶风·北门》篇，就把一个政事多、家里家外全然不讨好的小官员苦闷无奈的内心世界表现得入木三分。

说到三百篇的艺术，人们会很自然想到“比兴”一词。是的，比兴是《诗经》的重要特点，也是由《诗》率先表现出来的中国古典诗歌艺

术的灵魂。那么，这种代表古典诗歌艺术灵魂的“比兴”又是什么呢？是对天地自然的亲近，是对天地自然在变化中所呈现的春花秋月极度的敏感与多情，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诗篇艺术境界的营造。用一句很通常的话说，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精髓在其善于表达情景交融的境界。顾随先生曾说过：西方诗歌的语句往往是思考得出的格言，例如“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然而中国的诗歌，则擅长引起一种印象，例如李商隐《蝉》“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所谓的引起印象，又不能和盘托出，而是要耐人寻味，李商隐的《蝉》是如此，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是如此。这耐人寻味的“印象”，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境界”。实际上，在《诗经》篇章，就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富于“境界”效果的片段了。如《小雅·伐木》开篇一章，山林伐木的“丁丁”之声，伴奏的是嚶嚶然“迁于乔木”的群飞之鸟，是何等清灵的世界；再如《周南·葛覃》，诗篇居然在开始用了一章的篇幅，以绿色葛藤和黄色小鸟，以及鸟的叫声组成的一副光景，以此来渲染将要出嫁的少女的惆怅之情，十分动人；更为人熟知的还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妙句，令多少读者为之神魂颠倒；其中，最能代表情景交融艺术精神的，自然要数《秦风·蒹葭》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短短四句，直可以将人带入竹风仙影般的奇妙境地，令灵魂得到审美的洗礼。全部《诗经》，实际就是一个由青绿色的植物、作物，斑斓的花草，鸟、鱼、昆虫等各动物交织而成的烂漫的世界，物换星移，四时常新，其本身就是一大境界，读之可以让人心旷神怡。

说《诗经》的比兴，还有一个有意思且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现象。《诗经》第一篇就是《周南·关雎》，而《关雎》的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句子，暗示的是鸟儿开始在北方河流沙洲上捕鱼，传递的是春天来临的消息。不可思议的是，由考古发现可知，鱼鸟共处的主题居然在《诗经》之前的数千年，就已经见于彩陶器物的画面。例如在仰韶文化姜寨

遗址 H467 房址层出土的葫芦形状双耳彩陶瓶上，就绘有成横纵关系的游鱼与水鸟，正可以理解为鸟捕鱼的对立关系；更直接地表现着这种关系的是北首岭遗址 M51 墓葬出土的大头细颈彩陶壶上的图案：一只鸟儿口衔一条有点像泥鳅的鱼（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9 年，第 344—345 页）。其鱼鸟的关系与“关关雎鸠”也是一样的。《关雎》这首距今三千年左右的歌唱，其优美的韵律中竟有着更为久远的音符，这不是很有意思也很耐人寻味的吗？这便是《诗经》艺术的独特性表现。这方面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历代《诗经》研究

《诗经》的创作大约结束于春秋中期，“断章取义”地引用《诗经》章句以“赋诗言志”，又是流行于春秋贵族社交中的有趣现象。到春秋后期，孔子对《诗经》进行了整理，应该也是孔子开始从义理上解释《诗经》，近年出现的《孔子诗论》就是这方面的文献。从汉代到今天，《诗经》的研究可大致划分经学时代、理学时代、清代重文献考据的“朴学”时代以及近现代研究四大阶段。经学时代主要是两汉，魏晋至隋唐是经学的延续期。理学时代主要指北宋、南宋和明代。清代音韵、文字、训诂以及文献辑佚、校勘的学术发达，《诗经》研究方向也主要为朴学，在小学和文本校勘取得巨大成就。近现代的研究严格说应该从五四运动后开始。

经学时代是把《诗经》作为圣贤大法来看待的，经学时代研究流传下来的完整《诗经》著作是《毛诗正义》。该书由《毛传》《毛序》《郑笺》和唐代孔颖达疏（称“正义”）四部分组成。《毛传》本为汉代“四家诗”之一（其他为齐、鲁、韩三家诗，属于今文学派，毛则为古文派），主要是《诗经》字词的训诂；《毛序》是对《诗经》及各篇大旨的说解。到

东汉末年，郑玄或修补《毛传》，或别立新说，就是《郑笺》。到了唐初，官方组织孔颖达等学者对《毛诗》的序、传、笺进行疏解，采取“疏不破注”的原则，即对序、传、笺三者分头解释，以求疏解各家说法，无所偏废，疏解时还引用了不少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各家之说，以此，《毛诗正义》成为汉代以来经学研究的总结性著作。

北宋时期，《诗经》研究进入宋学时期。经过唐五代大乱，在思想上又有佛学的广泛传播，特别是禅宗对经典“不立文字”“非佛非圣”的态度，都强烈影响了当时的经典研究。在北宋，欧阳修首先站出来，对经学解释的《诗经》进行批评。在解读《诗经》上，欧阳修主张“据文求意”，即强调用自己的眼睛、头脑和学识，重新审视经典的文本，阐释其蕴含的意义。汉代以来经学解释经典，是要遵从师法、家法的，具体表现就是读解诗篇，要以《毛序》为准。欧阳修作《诗本义》则先审读《诗经》文本，了解其内涵，然后据自己的理解，检验《毛序》等经学旧说，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就推翻。一代新的学风由此开始。新学术的矛头所指，就主要集中在《毛诗序》对诗篇大旨的说法上。欧阳修之后，郑樵作《诗辨妄》，将《诗序》斥为“村野妄人”之言，朱熹也作《诗序辨说》，对《毛序》多有批驳。同时，维护《诗序》的学者也颇有人在。于是“废序”还是“尊序”成为宋代诗经学的一个焦点。然而，无论“尊序”还是“废序”，大体而言，“据文求义”的研究思路还是被大多数学者承认的。要做到对《诗经》文本准确理解，必须了解《诗经》时代的文化，要了解《诗经》时代的文化，必须将《诗经》与同时代相关文献记载相联系，甚至彝器铭文的资料，在宋代也开始用于解读《诗经》的某些篇章。

总体来说，宋代《诗经》研究的成绩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出现了集理学研究之大成的朱熹《诗集传》。此书总结北宋以来的研究，吸收各家之说，而且简明扼要，虽有理学家以“天道性命”抽象理论解释诗篇

的理学气味，却能不枝不蔓，平实雅致，颇适合读者阅读。元代《诗经》大体宗奉朱熹《诗集传》，其中刘瑾《诗传通释》在宗朱之余，偶有新见，是那个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明朝前期延续元代研究风尚，到中后期就有何凯《诗经世本古义》出现，摆脱宗朱习气，在字句解释方面，也有新的做法。

清代考据学风流行，在《诗经》研究领域显示新风气的，是康熙时期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此后，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诗毛氏传疏》及方玉润《诗经原始》等先后问世，或者考订诗旨，或训释文字，或阐发文义，都是后来《诗经》研究的重要参考著作。此外，遵从汉代经文经学的研究也不少。例如魏源的《诗古微》、陈乔枬《三家诗遗说考》以及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等，都是这方面的著作。

近现代以来，王国维依“二重证据法”解释《诗经》，有《周大武乐章考》《说商颂》（上下篇）《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一、二）等，至今仍有启发意义。郭沫若《卷耳集》白话翻译《诗经》风诗四十篇。以辩证唯物论讨论《诗经》篇章，如朱自清《诗言志辨》，闻一多《诗经通义》《风诗类钞》等，都显示着“五四”《诗经》研究的新成就。1949年以后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代表了当时的水平；新时期以来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赵沛霖《兴的源起》、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等都有较大影响。注释本有较大影响的如余冠英《诗经选》、高亨《诗经今注》、陈子展《诗经直解》、程俊英和蒋见元《诗经注析》和王宗石《诗经分类诠释》等，都各有特点。台湾屈万里《诗经诠释》简明扼要，学风严谨。季旭升《诗经古义新证》利用金甲文材料解读《诗经》字句，解决了一些问题。

此外，随着文化交流广泛，美国学者王靖献的《钟与鼓》、法国学者葛兰言《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等先后传入国内。这些著作，或采

用人类学理论或者采用西方诗歌研究范式，对《诗经》进行讨论，也是值得重视的。

此次整理，以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为底本，个别地方参照了今人注本。注解广采众家，力求简明。一些语词注解以“一说”的方式，列出不同说法，供读者参考。对每首诗的大意及艺术特点的评说，力求要言不烦。为方便读者欣赏，注释、点评之外，还选取了前人一些精彩“评点”，有的加入了笔者的提示性文字，作为旁批。最后，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 ① 这里涉及《商颂》的年代判断问题，古来学者相信《商颂》是商代作品，照此而言，诗篇创作就是从商代开始。然而，本书不相信这一说法，而认为王国维《说商颂》中关于《商颂》作于“宗周中叶”即西周中期的说法是可信的。还有，某些记载显示，春秋后期似乎也有诗篇创作，但篇章数量已经是大大减少了。所以，本书还是采春秋中期结束一说。
- ② 《诗经》的“六义”有“赋比兴”三项，可是在今天所见汉代《诗经》注解《毛传》中，却只给一些诗句加注“兴也”的注释，未标“赋”和“比”，这就是所谓“独标兴体”。《毛传》为何只标“兴体”，曾引起后来学者不少的讨论。
- ③ 这不是说到西周墓葬殉人现象就已经弊绝风清，零星的殉葬现象还是有的，但数量已经大大减少。这也是进步，因为数量减少，意味着正在朝着消灭各种“用人”现象的方向进步。
- ④ 王国维《说商颂》，见《观堂集林》。王国维这样说，不是推理的结果，而是在观察了大量甲骨文和西周金文的基础上实证出来的结果。笔者也有《商颂作于“宗周中叶”的证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赞成王先生的说法。文献时代的考证确定，不能用推论，只能以实实在在的文本为依据，是基本常识。

诗 经

国 风

周 南

西周建国后，实行东西两都制，西都为宗周镐京（今陕西西安），东都为成周雒邑（今河南洛阳）。据载，周公旦曾居成周，管理东南诸侯；召公奭则主宗周，负责镐京及南至江汉一带的方国事务。《周南》《召南》的“周”“召”即由此而来。又据《仪礼·燕礼》，饮酒典礼有一个环节是所谓“歌乡乐”，所歌诗篇出自《周南》《召南》。由此可推断两者都是王畿境内（周家之“乡”）的诗篇。东都、西都境内之诗所以称“南”，旧说周人王化“自北而南”，南即南土。照后来学者的理解，“南”是指南方乐调。两者说法，实有其关联。考古显示自商朝就开始向南扩张，至于周人，

从古公亶父迁岐，到文王、武王广泛联络南方诸部族人群，进取的大方向都是“自北而南”，就是西周建立后，昭、穆、恭、厉、宣几代，仍然持续对淮水、江汉一带南方族群加以征服，把当地人民变成向王朝缴纳贡赋的“帛晦臣”。持续的“自北而南”，是军政的经略，也是文化的学习，其中就包括音乐的吸收，《小雅·鼓钟》篇“以雅以南，以龠不僭”句，“雅”“南”对举，“南”为南方乐调无疑。《周南》诗篇的地域北起黄河，南到汝水、江汉，有几首诗与王朝的南征有关。《周南》之诗，多婚姻、妇德方面的内容。《孔丛子·记义》载孔子曰：“吾于《周南》《召南》，见周道之所以盛也！”即指这些表现妇德礼法的诗篇而言。《周南》多西周作品，有些还是西周较早时篇章。

《周南》十一篇，今选其九。

关 雎

关关雎鸠^[1]，在河之洲^[2]。窈窕淑女^[3]，君子好逑^[4]。

参差荇菜^[5]，左右流之^[6]。窈窕淑女，寤寐求之^[7]。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8]。悠哉悠哉^[9]，辗转反侧^[10]。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11]。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12]。窈窕淑女，钟鼓乐之^[13]。

[注释]

[1] 关关：状声词，形容鸟叫声。雎(jū) 鸠：又名王雎，水鸟，是一种候鸟，初春时节出现在北方。 [2] 洲：河流中的小高地。又称沙洲。两句的意思是：北方的河洲上出现了捕鱼的雎鸠。 [3] 窈窕：联绵词。女子内有气质，外有仪容，称窈窕，庄重高雅的意思。淑女：贤德女子。淑，善。 [4] 君子：这里指贵族男子。《诗》中君子一词多次出现，多指有官位的人，有时也用于妇女称自己丈夫。此处当为后者。逑(qiú)：配偶。 [5] 参差(cnc)：长短不齐貌。荇(xìng)菜：水菜。《毛传》称接余，今名杏菜，又名水荷、金莲儿等；生水中，叶圆形，浮在水面，夏日开黄花，花朵数瓣组成伞形，茎白可食。 [6] 流：通“撿”，

方玉润曰：“此诗佳处，全在首四句，多少和平中正之音，细咏自见。”（《诗经原始》）

许谦曰：“以荇起兴，取其柔洁。”（《诗集传名物钞》）

以琴瑟喻君子、淑女的般配，预言婚后和谐。后世以“琴瑟”比夫妻，发源于此。文义至此，回归典礼主题。

近人姚萏谓此诗有七胜：格局、运笔、文法、字法、造词、用韵、音节。又云：“此诗擅上七胜，情文并茂，所以独有千古。”（《二南解症》）

求取，捞取。 [7] 寤寐：寤，醒着；寐，睡着。不分睡着醒着的意思。一说寤寐为持续不断的意思。 [8] 思：语助词，如《楚辞》“兮”字。服：想念，放在心上。一说思与“服”同义。 [9] 悠：持久。悠哉可指夜漫长，也可指思绪悠长。 [10] 辗转：翻来覆去。双声叠韵词。反侧：与辗转同义。 [11] 琴：乐器名。传说为神农或伏羲发明，今见最早古琴器物遗留多为战国时期，如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琴身用整木雕成，有音箱和尾板两部分。瑟：乐器名。与琴一样古老，今所见为战国遗物，器身多刻文和彩绘，据出土实物，瑟一般为二十三或二十五弦。友：亲近，加深情感。 [12] 芼（mào）：择取。 [13] 钟：青铜铸造的敲击乐器。此种乐器起源于商代，至西周又有长足发展，多件为一套编钟，多有发现。鼓：木质敲击乐器。据考古发现，早在大河口文化时期，就有用鳄鱼皮蒙制的陶鼓。周代贵族典礼，堂上有乐工用琴瑟伴奏歌唱，称为“升歌”，堂下则有钟鼓笙磬等乐器演奏。诗言琴瑟、钟鼓，正显示的是典礼的用乐。乐之：令其愉悦。

[点评]

《关雎》，西周贵族结婚典礼上的乐歌。周代婚礼仪节众多，然而特重亲迎，《关雎》即这一礼节上的乐歌。诗篇先以河中沙洲鸟鸣起兴，继表夫妻深情，祝愿婚姻美满，又以琴瑟、钟鼓的齐鸣，显示典礼的隆重。全诗格调温润娴雅，特别是开头的起兴，为诗篇增添了许多意味。

葛 覃

葛之覃兮^[1]，施于中谷^[2]，维叶萋萋^[3]。黄

鸟于飞^[4]，集于灌木^[5]，其鸣喈喈^[6]。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7]。是刈是
穫^[8]，为絺为绤^[9]，服之无斁^[10]。

言告师氏^[11]，言告言归^[12]。薄汗我私^[13]，
薄澣我衣^[14]。害澣害否^[15]，归宁父母^[16]。

[注释]

[1] 葛：蔓生植物，今名葛藤。藤条纤维可以纺织成布，为衣服、鞋子布料，根块可以提炼葛粉，嫩叶可食。覃（tán）：蔓延。兮（x）：语气词，相当于“啊”。 [2] 施（yì）：蔓延、延长。中谷：山谷之中。 [3] 维：结构词，无实在意思。萋萋：茂盛貌。 [4] 黄鸟：即黄雀，栖于山地平原，冬天在山隅或林间避寒，以裸子植物种子为食，也食昆虫。《诗经》中“黄鸟”数见。于飞：飞。于：介词，《诗经》中往往加在动词之前。 [5] 集：落。《周颂·小毖》“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蓼”可证。 [6] 喈（ji）喈：状声词，形容黄鸟叫声。 [7] 莫莫：茂密的样子。与“萋萋”意同。 [8] 刈（yì）：割。穫（huò）：煮。 [9] 絺（ch）：细葛布。绤（xì）：粗葛布。 [10] 服：穿上。斁（yì）：厌烦。也作“射”。 [11] 言：语助词。师氏：教导妇道的陪嫁保姆。 [12] 归：回娘家探亲。 [13] 薄：与动词放在一起，有赶快做什么的意思。汗：同“污”，去污。私：私衣，贴身内衣。一说日常服装。 [14] 澣（huàn）：同“浣”，洗涤。衣：外衣。一说为典礼的礼服。 [15] 害（hé）：何。害、何古音相通。这句是以知道什么衣服该洗、什么衣服不该洗，来表示女子出嫁后掌握了做媳妇的分寸。 [16] 归宁：回家探望父母。按周代礼法，父母在世，出嫁女子可以按时

牛运震云：“飞、集、鸣三项略一点逗，物色节候，宛然如画。”（《诗志》）

张次仲云：“即物赋景，即景赋事，即事赋情而作此诗。”（《待轩诗记》）

回家探望。不过此处“归宁”可能还属于婚礼的延伸部分，犹如后世偕新女婿的“回门”礼，表示婚姻缔结的成功。

[点评]

《葛覃》，表现贵家女子出嫁前接受妇德教育的篇章。诗篇首章专门营造了一个暮春时节女儿思嫁的情景，传神地表达待嫁之人的惆怅之情。这在全诗为虚。次章则由虚变实，取葛为布，纺绩衣服，是写女子的女红(g ng)，也是在表妇德培育有素。最后一章写女子的婚后探望父母，语句跳跃，充满喜悦之情。蓬勃的葛藤变成布料衣服，比喻女孩子一次人生重大转变，而“害澣害否”的分寸拿捏，又暗示女子顺利通过了重大转变的考验。虚实相生，妙于取譬，是诗篇的明显特点。

卷 耳

采采卷耳^[1]，不盈顷筐^[2]。嗟我怀人^[3]，寘彼周行^[4]。

想念远方的丈夫，做事心不在焉。《荀子·解蔽》曰：“倾筐易满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贰周行。”

陟彼崔嵬^[5]，我马虺隤^[6]。我姑酌彼金罍^[7]，维以不永怀^[8]。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9]。我姑酌彼兕觥^[10]，维以不永伤^[11]。

牛运震云：“四‘矣’字急调促节。”（《诗志》）

陟彼砠矣^[12]，我马瘠矣^[13]；我仆痡矣^[14]，云何吁矣^[15]！

[注释]

[1] 采采：茂盛。卷耳：植物名。又名苓耳、泉耳、胡泉，叶青白色，开白花、细茎蔓生，可煮食，滑而少味。 [2] 顷筐：斜口浅筐。 [3] 嗟：感叹、伤叹。怀人：所怀念之人。 [4] 寘：同“置”，弃置。周行（háng）：大道。言所怀之人长在路上，如同弃置在大路上。一说指筐放在大路上。 [5] 陟：登。崔嵬（wéi）：山顶有土者。 [6] 虺隤（hu tuí）：极度疲劳的样子。 [7] 姑：姑且。金罍（léi）：青铜酒器，圆形，鼓腹，刻有花纹。考古发现西周的罍，多为早期器物，如燕国琉璃河遗址的克罍等。 [8] 维：语助词。以：以使、以便。永：深长，深陷。 [9] 玄黄：玄，深青色，玄黄意思是马由玄变黄，马极度劳累而变色。用语夸张。 [10] 兕觥（sì gōng）：牛角状弯曲的酒器。20世纪在安阳曾出土一件觥，弯曲如牛角，粗大一头为口，有盖。另《西清古鉴甲编》也有一件，形制与安阳出土者相近。兕，犀牛。此器当初或用犀牛角做成，或取其弯曲为名。觥，据《说文》，字本作“觥”。 [11] 伤：伤怀。 [12] 砮（jù）：土山顶上有岩石之称。 [13] 瘖（tú）：马因疾病不能前行。 [14] 痲（pū）：人因疾病不能前行。 [15] 何：多么。吁：忧叹。一作“盱”，张目远望。似更传神。

[点评]

《卷耳》，男女互表思念的篇章。诗篇实际是对舞台演出的男女对唱歌词的记录，这有新近出土的战国竹简文献《孔子诗论》为据。《孔子诗论》说：“《卷耳》不知人。”“不知人”的语词结构与《论语》“以不教民战是为弃之”中的“不教民”相同，意思是“不相知的人”，“相知”即相互交流沟通。据此可知，竹简所记孔子的意思是说：《卷耳》

这首诗是两位“不相知”，即没有真正进行交流之人的歌唱。具体说，诗篇的第一章“嗟我”之“我”亦即采卷耳的“我”，与其余三章“我马”“我姑”之“我”并非一人，前者指代的是思念丈夫的女子，后者则是被思念的远行在外的男子。诗篇原本是一对相思男女各表思情的唱词，后来被记录在一起，就成了“一首诗”。弄清这一点，有助于了解周代“礼乐”中的演唱。

螽 斯

螽斯羽^[1]，诜诜兮^[2]。宜尔子孙^[3]，振振兮^[4]。

螽斯羽，薨薨兮^[5]。宜尔子孙，绳绳兮^[6]。

螽斯羽，揖揖兮^[7]。宜尔子孙，蛰蛰兮^[8]。

[注释]

[1] 螽(zhōng)斯：蝗虫，又名蚘婿、斯螽、中华负蝗等，翅目蝗科，繁殖力很强。 [2] 诜(shēn)诜：众多貌。一说象声词，形容螽斯羽翅振动的声音。 [3] 宜：适合，有益。动词。 [4] 振振：盛壮貌。 [5] 薨(hōng)薨：螽斯群飞所发出的声音。 [6] 绳(mn)绳：绵绵不绝。一说戒慎。 [7] 揖(jí)揖：会聚貌。 [8] 蛰(zhí)蛰：众多貌。

[点评]

《螽斯》，祝愿子孙众多的乐歌。螽斯繁殖力强，所

以诗篇取以为喻，表达祝愿。诗篇是“多子多福”观念较早的记录。值得注意的是诗取法自然的意识，求生育，不是乞灵于神，而是期盼人如螽斯那样繁育，显示出古代先民对自然界生命现象的观察。

桃 夭

桃之夭夭^[1]，灼灼其华^[2]。之子于归，宜其室家^[3]。

桃之夭夭，有蕢其实^[4]。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5]。之子于归，宜其家人^[6]。

桃花起兴，既表嫁娶时，又表之子的韶华。钱锺书说：“‘夭夭’总言一树桃花之风调，‘灼灼’专咏枝上繁花之光色。”（《管锥编》）

[注释]

[1] 夭夭：盛壮貌。 [2] 灼灼：闪耀的样子，在此为红花耀眼的样子。华：花。 [3] 之子：指出嫁的女子。之：此、这；子：《诗经》中常见的指代词，意为“这个人”，不分男女。于：虚词，《诗经》中常见，其义相当于曰、聿。归：出嫁。女子出嫁为归。室家：家庭、家族。所有“男有室、女有家”，“室家”及下文“家室”意思一样。 [4] 蕢（fén）：大，硕大。 [5] 蓁（zhēn）蓁：叶茂盛细密貌。 [6] 家人：与家室义同。变换字序以协韵。

[点评]

《桃夭》，预祝出嫁女子家庭生活美满的诗。灿灿桃

花，以喻新娘的适龄风华；硕大果实、蓁蓁其叶，则进而预祝新人在未来的日子里为家庭带来丰饶，福禄成荫，子女满堂。诗人这种花盛子多的赞美和祝福，反映的不仅是当时的观念，亦可以说是一个民族自古及今的婚姻理想。花，是生命力的象征，以桃花赞美女子，更是从天地生机方面赞美女子的可爱。

兔 置

肃肃兔置^[1]，椽之丁丁^[2]。赳赳武夫^[3]，公侯干城^[4]。

肃肃兔置，施于中逵^[5]。赳赳武夫，公侯好仇^[6]。

肃肃兔置，施于中林^[7]。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姚际恒云：“干城，好仇，腹心，人知一节深一节。”（《诗经通论》）

[注释]

[1] 肃肃：网绳整饬细密的样子。兔：老虎。据闻一多《诗经新义》，兔当为“於菟”之“菟”，《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虎於菟。”一说野兔。置(j)：网，兔置即捕获猎物的网。[2] 椽(zhuó)：击打，指击打固定兔置的木桩。丁(zh ng)丁：击打木桩声。[3] 赳赳：威武雄壮貌。武夫：武士。[4] 干城：盾牌和城墙。此指捍卫者。[5] 中逵：陆地、原野。中逵即逵中。据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6] 好仇(qiú)：好帮手，好伙伴。仇：匹偶。[7] 中林：林中。

[点评]

《兔置》，赞美那些来自诸侯的为王朝效力武士的篇章。理解此诗，应对封建制有所了解。《左传》说西周封建是“王臣公，公臣大夫”，一级统治一级；对此，西周金文如《过伯簋铭》《班簋》《禹鼎》《不期簋》等有更具体的表现。这些铭文显示，王朝有征调诸侯军队为王朝征战的惯例，越到晚期王朝对来自诸侯的军队就越是更为倚重。而且，金文显示，征调诸侯将士，王只能对诸侯下令；奖赏这些将士，王也只能奖赏诸侯，然后再由诸侯奖励将士。本诗赞美诗中的“武夫”为“公侯”的“干城”、“公侯”的“好仇”等，原因就在于此，周王不能直接对诸侯的下属发号施令。诗篇的格调雄壮而奔放，肃肃、丁丁、纠纠等叠音词的使用，令诗篇更有气势。

芣 苢

采采芣苢^[1]，薄言采之^[2]。采采芣苢，薄言有之^[3]。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4]。采采芣苢，薄言捋之^[5]。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6]。采采芣苢，薄言襞之^[7]。

袁枚云：“三百篇如‘采采芣苢，薄言采之’之类，均非后人所当效法……今人附会圣经，极力赞叹，章履（huò）斋戏仿云：‘点点蜡烛，薄言点之。点点蜡烛，薄言剪之。’……闻者绝倒。”（《随园诗话》卷三）

[注释]

[1] 采采：茂盛的样子。芣苢：草本植物，一名马舄，又名车前、车前草、蛤蟆衣、牛遗等；喜生路边，叶子肥大，叶身呈卵形，有柄，嫩时可食；夏日叶间抽花茎，花细小，花后结黑色籽粒，即车前子。古人相信此籽粒可助女子怀孕，或治难产。一说芣苢即薏苡。 [2] 薄言：薄、言都是语气词，用于动词之前，《诗经》中常见。 [3] 有：藏。一说“有”是“若”字之误；若，择取。 [4] 掇（du）：拾取。 [5] 捋（lu）：撷取籽粒。 [6] 袺（jié）：兜入衣襟。 [7] 褊（xié）：兜入衣襟并将衣襟系在腰间带子上。

[点评]

《芣苢》，祈子仪式的歌唱。诗篇是重章复沓的，重叠中的变化只是换用了几个动词，以此表现将车前子尽数捋采、兜入衣襟且牢系于怀的全过程。诗篇所表现的不是采摘芣苢，而是以采摘芣苢的动作表达祈求生育的愿望。

汉 广

南有乔木^[1]，不可休思^[2]。汉有游女^[3]，不可求思^[4]。汉之广矣^[5]，不可泳思^[6]。江之永矣^[7]，不可方思^[8]。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9]。之子于归，言秣其马^[10]。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

刘克云：“一诗之句凡二十有四，言‘不可’者八焉。”（《诗说》）

汉广、江永句三章反复咏叹，韵味悠长；重复句置于篇后，为《诗》中别调。

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萎^[11]。之子于归，言秣其驹^[12]。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注释]

[1] 南：南方，周人所谓的南，即今东起淮水中下游两岸，南至汉水、长江中游沿岸地区。从周文王时周人就开始经营南方，至西周中后期，更因对南方物产的依赖而多次出兵征伐。乔木：高大的树木。 [2] 思：语气词。一作“息”。 [3] 汉：汉水。源出陕西省宁羌北，东南流经湖北省境，至汉阳入长江。游女：野游的女子，含贬义。 [4] 求：追求。 [5] 广：江面广阔。 [6] 泳：裸身泅渡。 [7] 江：长江水。永：深长。 [8] 方思：用小木筏渡江。方，小木筏。 [9] 翘翘：高而挺拔貌。错薪：杂乱的柴草。《诗经》中析薪刈楚往往与婚姻之事有关。言：语助词。刈：割取。楚：荆棘，此处指错薪中之高大者。 [10] 秣（mó）：用饲料喂马。 [11] 萎（lòu）：萎蒿高大者。 [12] 驹：马。驹本义为小马，但《诗经》只一例指小马，其他均指成年马。

[点评]

《汉广》，劝告周家子弟不要追逐南方女子的训诫诗。旧说是一首表达思慕的爱情诗篇，然而《孔子诗论》称道此诗内容为“知极”（“极”或隶定为“恒”），并说“《汉广》之智”为“不求不可得”，可证旧说不可信。此外，结合篇中“游女”之称以及“错薪”“刈楚”的语句，可

以确信，诗篇真正的意思是劝诫：要娶妻就应该选择好的，要结婚就要遵循礼法，非分地追求江汉水边的游女，就像贸然泅渡或用小舢板渡江汉一样，会遭遇灭顶之灾。诗是有为而发，劝诫的是江汉一带驻扎的王朝军人。传世文献和出土金文都表明，从早期开始，西周王朝就用武力经营江汉一带，且有军营驻扎。诗篇的劝诫应是针对军士追逐当地女子而发。首章正面劝告，之后的二章以翘薪刈楚喻合礼法的婚姻。三章之中，“汉之广矣”等四句重复咏叹，语殷意切。

汝 坟

遵彼汝坟^[1]，伐其条枚^[2]。未见君子^[3]，惄如调饥^[4]。

担忧远方的丈夫。以饥饿喻忧愁，比拟颇新奇。

遵彼汝坟，伐其条肄^[5]。既见君子，不我遐弃^[6]。

魴鱼赆尾^[7]，王室如燬^[8]。虽则如燬，父母孔迩^[9]。

杜甫“国破山河在”句原本于此。

[注释]

[1] 遵：沿着。汝：水名，发源河南嵩县东南天息山，流经汝阳、临汝，又东南流经郟县、襄城与沙河（古澗水）合，之后入淮。诗言汝坟，暗示了所思之人的方位，在汝水下游的南方。坟：河岸堤坝。又作“墳”。 [2] 条枚：树的细枝。 [3] 君子：指所思的丈夫。 [4] 惄（nì）：内心焦灼忧烦。

调 (zh o) 饥：早晨的饥饿感。调，通“朝”。 [5] 肄 (yì)：树木枝条斩伐后再生的蘖枝。 [6] 遐弃：远远抛弃，死亡的隐晦说法。丈夫没有死在外面，就是没有抛弃自己。 [7] 魴鱼：一名鳊，身宽阔，扁而薄，细鳞。赭 (ch ng)：赤色。 [8] 燬：火焚。王室如燬应指王室之事十万火急，非常急迫。 [9] 迓：近。

[点评]

《汝坟》，汝水一带女子系念身处南方丈夫的篇章。诗篇年代应在西周崩溃之际（清代崔述《读风偶识》已有此说），从西周早期开始，就曾不断向今天淮河、汉江一带拓展统治空间，因而在这里驻扎军队。王朝崩溃，还有许多将士留在南方，他们的命运会如何，是许多家庭最关切的事。然而诗意又不仅限于此，王室虽毁，父母犹在，家人犹在，人们仍当为之奋斗。诗的情感是沉郁的，情感的表达是顿挫的，精彩地表现了西周崩溃之际一些社会成员坚韧的心态，隐含着不以国破而消沉的意志，十分动人。

召 南

召南之地北起今陕西关中，其最南端，据《江有汜》可达武昌以西长江沿岸，较诸“周南”（参《周南》说明）之地偏西，包括今河南与湖北交界地带。西南方向，据《尚书·牧誓》所言“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族，以及《逸周书·世俘解》“荒新命伐蜀”（“伐蜀”“克蜀”字样亦见于周原出土甲骨文）以及铜器铭文《中方鼎》和《鞞甗》关于伐“虎方”（巴人崇拜白虎）记载，有可能到达今四川、重庆北部一带。其中汉水一线又是宗周之地通向江汉平原的要路，早期《大保玉戈铭》“王……令大保省南或（国），帅汉”可证。西周封建，汉水沿岸封建了许多姬姓诸侯，即所谓“汉阳诸姬”。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南山”一词，在《召南》中反复出现，而在大小《雅》中，“南山”一般是解作“终南山”的。同时，“召伯”（周初太保指召伯）一语，也出现于《召南》之中。这都可以作为诗篇产生地域及时代的证据。

《召南》十四篇，今选其十。

鹊巢

维鹊有巢^[1]，维鸠居之^[2]。之子于归，百两御之^[3]。

维鹊有巢，维鸠方之^[4]。之子于归，百两将之^[5]。

维鹊有巢，维鸠盈之^[6]。之子于归，百两成之^[7]。

鹊巢鸠占，比喻妇主男家。取兴于自然现象，是古人观察之深妙。

[注释]

[1] 维：语首助词，《诗经》中常见。鹊：喜鹊，善筑巢。 [2] 鸠：鸚鳩、鸛鵒（qú yù）等，今名八哥。据《禽经》谓鸠拙不会筑巢，所以常占鹊巢为窝。此诗比喻女子嫁得好人家。 [3] 两：辆。因车都有两个轮子，所以称两，后写作辆。百辆言其多，百为虚数。御（yù）：迎。 [4] 方：《毛传》：“方，有之也。”即据而有之的意思。一说“方”当读为“放”，依、据的意思。 [5] 将：送。 [6] 盈：满，使空巢有了新主人的意思。 [7] 成：成礼。

[点评]

《鹊巢》，婚姻典礼的乐歌。此诗与《周南·关雎》一样，体现了周人对婚姻关系缔结的重视。不同的是，《关雎》重在迎娶，《鹊巢》则表迎送。诗是典型的重章叠调式，首章从迎亲方面写，次章则写送亲，两章一正一反，第三章的“成”字，将迎、送两面统一起来。用字、章法都是

比较讲究的。

采 蘩

于以采蘩^[1]？于沼于沚^[2]。于以用之？公侯之事^[3]。

于以采蘩？于涧之中^[4]。于以用之？公侯之宫^[5]。

被之僮僮^[6]，夙夜在公^[7]。被之祁祁^[8]，薄言还归。

姚际恒云：“末章每以变调见长。”（《诗经通论》）

方玉润说：“首二句事琐，偏重叠咏之；末章事烦，偏虚摹之。此文法虚实之妙，与《葛覃》可谓异曲同工。”（《诗经原始》）

[注释]

[1] 于以：在何处，往哪里。以：何。蘩：白蒿，又名萎蒿。据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蘩有水生、陆生两种；此诗之蘩，即水生者，二月发苗，叶似艾而细，面青背白，其茎或赤或白，其根白脆，采其根茎，生熟皆可食美味，也可做调味品，《夏小正》：“蘩……豆实也。”豆实，即放在容器（豆）中腌制过的菜蔬。 [2] 沼：水洼泽地。沚（zhǐ）：水中小洲。 [3] 事：中庙祭祀之事。 [4] 涧：山夹水为涧。 [5] 宫：宗庙。 [6] 被（bì）：贵族妇女用假发编成的头饰。字本作“髻”。僮（tóng）僮：端直貌。据戴震《诗经补注》。 [7] 夙夜：早晚，一天到晚。公：公所，指宗庙。在公即为祭祀之事忙碌。 [8] 祁祁：整齐貌。四句表贵妇从庙堂回归寝处时的从容舒缓。

[点评]

《采蓻》，表现贵妇人从事宗庙祭祀的乐歌。身份高贵的家庭主妇，遵循古老的习俗，分担着她们在家庭生活中特有的职责，诗篇的主旨就是强调这一点。诗前两章都取一问一答的方式，是歌谣本色，格调古雅。最后一章，言贵妇头饰，表现其雍容优雅的仪态。

草 虫

嘒嘒草虫，趯趯阜螽^[1]。未见君子，忧心忡忡^[2]。亦既见止^[3]，亦既覯止^[4]，我心则降^[5]。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6]。未见君子，忧心惓惓^[7]。亦既见止，亦既覯止，我心则说^[8]。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9]。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覯止，我心则夷^[10]。

牛运震曰：“连用‘亦既’，柔滑浓致。只是空摹虚拟，却自亶(w i)亶有神。”（《诗志》）

[注释]

[1] 嘒(y o)嘒：草虫的叫声。草虫：蟋蟀、蝈蝈一类会发出鸣叫的昆虫。趯(tì)趯：跳跃貌。阜螽：蝗虫，学名中华负蝗，俗名蚱蜢。这两句只是写各种昆虫的声响，古人以两类昆虫“交合”解之，殊不当。[2] 忡(ch ng)忡：心神不安的样子。[3] 亦既：就要。[4] 覯(gòu)：见面、会合。[5] 降：降下，引申为放心的意思。[6] 蕨：一种野山菜，多年生草本，根茎匍匐地下，早春时于根茎上随处生叶；初生时似鳖脚，故又称鳖菜，嫩时可食，味道滑美，至今仍为时鲜野蔬之一。[7] 惓(chuò)惓：

忧心状。俞樾《群经平议》：“懃懃”即“缀缀”，即忧心不断的意思。 [8]说：通“悦”。 [9]薇：多年生草本，茎柔细，茎叶气味似豌豆，可食，籽粒可以炒食。又名野豌豆、小巢菜。 [10]夷：平，平静、高兴。

[点评]

《草虫》，思念行役在外丈夫的乐歌。秋声起愁，是此诗的一个重要特色。天地有节律地复归，勾起闺中之女怀人愁绪：一年都要结束了，在外的征人也该回来了。只有农耕时代的人，对时节物象的体察，才会如此细腻。热烈的思念与微凉的秋声秋景相映对，使诗篇中人如画图般清晰。

甘 棠

蔽芾甘棠^[1]，勿翦勿伐^[2]，召伯所茇^[3]。

蔽芾甘棠，勿翦勿败^[4]，召伯所憩^[5]。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6]，召伯所说^[7]。

戴君恩云：“只说‘召伯所茇’，德泽已在言表，此外更设一语，佛头着粪矣。”（《读风臆评》）

方玉润云：“他诗炼字，一层深一层，此诗一层轻一层，然以轻而愈见珍重耳。”（《诗经原始》）

[注释]

[1]蔽芾（fèi）：树叶密集细小貌。甘棠：又称杜梨，树干粗大，果实似梨，果实小而圆，青绿时味酸涩，熟后色红味甜酸，北方乡村常见。闻一多《诗经通义·召南》：“古者立社必依林木……盖断狱必折中于神明，社木为神明所依，故听狱必于社。” [2]勿：不要。翦：剪伐。伐：砍伐，毁伤。 [3]召伯：周初大臣，又称“召公”“召康公”，名奭。周初器物《大保玉戈铭》

记载其曾经营南方，《尚书》中多记载其言论。西周后期另有一召伯，为奭的后人，名虎，又称召穆公，周宣王朝大臣，曾受命帮助申侯建国（见《大雅·崧高》），又率军平息淮夷（见《大雅·江汉》）。此诗所指当系周初召公奭。芟（bá）：通“废”。《说文》：“废，舍也。”在此为动词，留居的意思。[4]败：伤害，毁折。[5]憩（qì）：休息。[6]拜：扒，攀爬毁坏。[7]说（shuì）：通“税”，停歇的意思。

牛运震云：“三举召伯，郑重低徊，深情绝调。”（《诗志》）

[点评]

《甘棠》，表现民众思念召公的诗篇。表达缅怀之情，却专从人们对当年召伯休息其下的棠树着笔，所谓爱屋及乌。诗的表现手法很高，也很动人。这是凭空想象难以写出来的，就是说，诗篇来自民间的可能性很大。

行 露

厌浥行露^[1]。岂不夙夜^[2]？谓行多露^[3]。

谁谓雀无角^[4]，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5]，何以速我狱^[6]？虽速我狱^[7]，室家不足^[8]！

谁谓鼠无牙^[9]，何以穿我墉^[10]？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

王质云：“此章犹婉，下章甚厉。”（《诗总闻》）

钱锺书云：“明知事之不然，而反词质诘，以证其然，此正诗人妙用。”（《管锥编》）

[注释]

[1]厌浥（yì）：露水湿溽貌。联绵词。行（háng）：道路。[2]夙夜：早晚，在此有早出晚归的意思。[3]谓：通“畏”。马瑞辰

牛运震云：“雀鼠骂得痛快而风流。”（《诗志》）

《毛诗传笺通释》：“谓疑畏之假借，凡诗上言岂不、岂敢者，下句多言畏。”以上三句言道路上早晨露水浓厚，容易沾湿衣物，人们赶路固然愿意起早贪黑，但对路上的露水还是顾忌的。[4]无角：没有可穿透屋室的角。[5]女：通“汝”。无家：即无钱财。[6]速：邀，在此有迫使的意思。[7]狱：诉讼，打官司。[8]室家：与上文“无家”之家同义。不足：不足以打赢这场官司。揶揄的说法。[9]牙：指可以啃咬墙壁的大牙。[10]墉(y ng)：高墙。

[点评]

《行露》，女子拒绝并斥责骗婚男子的诗。首章以道途露水为喻，犹如一声咏叹，有笼罩全篇作用。据汉代人的说法，一位酆地女子，许嫁于申，后发现对方礼仪不备，毅然拒嫁。据此，诗篇所表，可能是民间先有其事，后被采集加工成诗，广为流传。篇中“雀无角”“鼠无牙”数句或许记录的是女子当时拒斥的言辞，形象而且犀利，显示出诗中人的果决泼辣。

殷其雷

殷其雷^[1]，在南山之阳^[2]。何斯违斯^[3]，莫敢或遑^[4]。振振君子^[5]，归哉归哉^[6]！

殷其雷，在南山之侧。何斯违斯，莫敢遑息^[7]。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违斯？莫或遑

陈继揆云：“‘违’字与‘在’字相呼应，‘归’字与‘违’字相呼应，一步紧一步也。”（《读风臆补》）

处^[8]。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注释]

[1] 殷其：犹言殷殷，形容远处雷声的轰隆，烘托气氛。 [2] 南山：应指终南山。阳：山南称阳。 [3] 何斯：犹说何其，多么。此句两个斯字，都是语助词。违：离别，指下文的君。 [4] 莫……或：固定句式，表全称否定。或：间或。遑：闲暇。此处作动词，即停下来的意思。这句是说，没有任何人敢片刻闲下来。 [5] 振振：英武有为貌。君子：此处指外出的丈夫。 [6] 归哉：犹言归来吧。 [7] 息：停歇。 [8] 处：安居。

[点评]

《殷其雷》，军士出征、家人惜别之歌。诗篇很会营造离别情绪。“南山”暗示出丈夫即将远行的方位，南山以南雷声不断，又暗示着某种危险的情势。言雷声，远远近近的风云变幻即在其中了。动荡的情势下，是执手分别者的惜别。诗中的景象是宏阔的，格调是沉郁的。文献记载说《周南》《召南》的篇章是西周王朝直属地区的“乡乐”，《殷其雷》这首诗篇，抒发的就是王朝直属之“乡”人民对战争的厌倦态度，值得注意。

標有梅

標有梅^[1]，其实七兮^[2]。求我庶士^[3]，迨其吉兮^[4]。

“求我庶士”两句，求爱何其质直！戴震云：“梅子落，盖喻女子有离父母之道，及时当嫁耳。”（《诗標有梅解》）

標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
兮^[5]！

牛运震云：“三
章一步紧一步。”
(《诗志》)

標有梅，顷筐墜之^[6]。求我庶士，迨其谓
之^[7]！

[注释]

[1] 標 (biào): 抛、投。梅: 蔷薇科植物, 果子味酸可食, 亦可作调料, 所谓盐梅和羹。原产我国西南。 [2] 实: 梅子的果实。七: 从下文“顷筐墜之”看, 当指筐里所剩下的梅子还有七成。 [3] 庶士: 犹言各位男士。庶: 众。 [4] 迨: 差不多。吉: 吉日, 好日子。此句是说, 有意求娶我的各位男士, 现在就是好日子。 [5] 今: 现在。 [6] 顷: 斜口浅筐。亦见《周南·卷耳》“不盈顷筐”句。一说顷即倾, 倾筐即倾其所有。墜 (jì): 给予。 [7] 谓: 告诉, 意为告诉我一声就可以定下亲事。一说谓读为“徧”。《玉篇》和《广韵》并曰: “徧, 行也。”即呼喊男子快点行动的意思。

[点评]

《標有梅》, 表南方女子急于求嫁的诗。闻一多《风诗类钞》说: “在某种节令的聚会里, 女子用新熟的果子, 掷向她所属意的男子, 对方如果同意, 并在一定期间送上礼物来, 二人便可结为夫妇。”诗篇所表当与这一风俗有关。梅字从母, 暗含生育之意, 又写作“媒”, 与掌管婚姻之事的“媒氏”之“媒”音义相通。诗篇女主人公主动抛出的梅子, 是自主求取配偶的表现。

小 星

嘒彼小星^[1]，三五在东^[2]。肃肃宵征^[3]，夙夜在公^[4]；寔命不同^[5]！

嘒彼小星，维参与昴^[6]。肃肃宵征，抱衾与裯^[7]；寔命不犹^[8]！

[注释]

[1] 嘒(huì): 光亮微弱的样子。 [2] 三五: 三三五五, 稀少寥落貌, 是傍晚光景。 [3] 肃肃: 疾行貌。宵征: 夜间行路。一说宵征即“小正”, 亦即小吏。据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 [4] 在公: 办公事。 [5] 寔: 是。《韩诗》作“实”。此处作指代词用。 [6] 参(shān): 星宿名, 又称三星, 三颗星, 属猎户星座, 天明前出现在东方。昴(mǎo): 星宿名, 由五颗星组成, 距参星不远。古人以此二宿辨别方向。一说上文“三五”即指此处参、昴。 [7] 衾: 被子。裯: 贴身内衣。 [8] 不犹: 命不如人。

[点评]

《小星》, 披星戴月的使臣行役中自叹命薄劳碌的篇章。诗人将诗中主人公, 放在暗夜冷星的特定环境下, 倍显凄凉。

牛运震云: “三五在东, 写得历历如画。”(《诗志》)

陈延桀云: “此诗写征行夜景, 寥落可念, 后代诗人莫不宗之矣。”(《诗序解》)

江有汜

江有汜^[1]，之子归^[2]，不我以^[3]。不我以，

陈继揆云：“每章以跌笔作收笔，句法神品。”（《读风臆补》）

方玉润云：“以前二章作或然之想，以末一章寓无聊之心。”（《诗经原始》）

牛运震云：“嘯歌二字拆用得妙。”（《诗志》）

其后也悔^[4]。

江有渚^[5]，之子归，不我与^[6]。不我与，其后也处^[7]。

江有沱^[8]，之子归，不我过^[9]。不我过，其嘯也歌^[10]。

[注释]

[1] 江：长江。汜：从江水主干分出去又合拢来的支流。江有汜、渚及沱，或为荆江一带，为“二南”所见最南之域。 [2] 归：回归。《诗经》归字，亦有指一般回归者。 [3] 以：带着。 [4] 后：以后。句意为以后一定后悔。 [5] 渚：江心小洲为渚，此处也指支流，江流遇渚则分，过渚又合在一起。 [6] 与：一起。动词。 [7] 处：通“痼”，忧愁。 [8] 沱：与“渚”同义。 [9] 过：过访、过问，引申为告知，顾及。 [10] 嘯：号歌，长歌，抒发内心悲苦的表现。

[点评]

《江有汜》，表弃妇哀怨的篇章。此诗或可与《周南·汉广》合观。本诗或可能反映的是北方南来的一些男人在婚姻上的薄幸。随着王朝势力的南扩，各种男士也随之到达这里。他们在南方娶妾，但北归的时候又始乱终弃。有人将此等现象采集加工谱写成诗篇，或许有让当局“观得失，自考正”的用意。

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1]，白茅包之^[2]。有女怀春^[3]，吉士诱之^[4]。

林有朴楸^[5]，野有死鹿。白茅纯束^[6]，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7]，无感我帨兮^[8]，无使龙也吠^[9]。

[注释]

[1] 麇(jūn): 又名獐，鹿的一种，无角。 [2] 白茅: 菅草，秋天花茎都变白色。白茅包肉，取其洁净。 [3] 怀春: 春心萌动。 [4] 吉士: 健将男子，好男子。诱: 引诱，献殷勤。《尚书·费誓》: “窃牛马，诱臣妾。” [5] 楸(sù): 丛生小树。 [6] 纯(tún)束: 捆束、包裹，在此纯、束同义。 [7] 脱(duì)脱: 迟缓貌。 [8] 感(hàn): 通“撼”，动，触碰。帨(shuì): 古时的佩巾。《仪礼·士昏礼》: “母施衿结帨，曰: ‘勉之敬之，夙夜无违宫事。’”是古代女子佩服带帨巾。《豳风·七月》“亲结其缡”的缡，就是帨巾。 [9] 龙(máng): 狗毛茸茸的样子。

[点评]

《野有死麇》，表现男女约会的诗篇。诗篇所写，是“怀春”之女与“吉士”恋情达到高潮时的一个片断。最后一章的三句，人物丰富而细腻的内部活动层次晰然。最有趣的是诗中龙的介入，使正在发生的故事有暴露的危险，陡增几分紧张。

戴震云: “盖获麇于野，白茅可以苞之; 女子当春有怀，吉士宜若可诱之。设言之也。”(《杲溪诗经补注》)

牛运震云: “只‘如玉’二字，便有十分珍惜。”(《诗志》)

女子拒绝之词。半推半就、欲依又违之态宛然。王质云: “当是在野而又贫者……取兽于野，包物以茅，护门有犬，皆乡落气象也。”(《诗总闻》)

邶 风

西周灭商后，立商纣王之子武庚管理殷商遗民，同时把商王朝大片直属地一分为三，即邶、鄘、卫三地。一开始，邶由武庚管，鄘卫为管叔、蔡叔和霍叔“三监”管制。“三监叛乱”平定后，周公将康叔封建于卫（《汉书·地理志》），之后邶鄘合并于卫。虽然如此，三地的乐调一直各自流传着，所以卫地风诗有三种。近代河北涿水出土过铸有“北伯”字样的青铜器，王国维《北伯鼎跋》据此推断，邶地应在今河北北部，即后来燕国之地，“邶即燕”（见《观堂集林》）。卫地三风的“邶风”乐调，很可能是来自这里。“鄘风”的乐调，王国维《北伯鼎跋》谓“鄘即鲁也”，“鄘与奄声相近”。又，日本学者樋口隆康《西周青铜器研究》认为，鄘地在今商丘。两家之说，虽有较大差异，但都认为鄘在更远的东部。“鄘风”的风调很可能来自奄或商丘，即殷商人群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卫国之地长期为殷商中心地区，卫风的乐调，则可能直接源于本地。班固《汉书·地理志》说：“邶、

邶、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这主要是指卫地三风的内容，风调虽然分为三，诗歌表现的内容都是春秋时期卫国的社会生活。有一点颇为明显，就是卫地风诗多家庭关系败坏的篇章，“桑中之喜”“中冓之言”，都见于邶鄘卫三风。这也是有其文化渊源的。

《邶风》十九篇，今选其十三。

柏 舟

泛彼柏舟^[1]，亦泛其流^[2]。耿耿不寐^[3]，如有隐忧^[4]。微我无酒^[5]，以敖以游^[6]。

我心匪鉴^[7]，不可以茹^[8]。亦有兄弟，不可以据^[9]。薄言往愬^[10]，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11]，不可选也^[12]。

忧心悄悄^[13]，愠于群小^[14]。覯闵既多^[15]，受侮不少。静言思之^[16]，寤辟有摽^[17]。

日居月诸^[18]，胡迭而微^[19]？心之忧矣，如匪澣衣^[20]。静言思之，不能奋飞^[21]。

[注释]

[1] 泛：飘荡。柏舟：柏木做的独木舟。 [2] 亦：语首助词。 [3] 耿耿：内心烦躁貌。 [4] 隐忧：痛苦忧愁。 [5] 微：非。 [6] 敖：同“遨”，与“游”同义。 [7] 匪：非。鉴：铜鉴，形似圆鼎的容器，盛水后可以像镜子一样鉴照。此器后来为铜镜所取代。 [8] 茹：吃，吞纳。 [9] 据：依靠。 [10] 愬（sù）：诉说。 [11] 棣棣：仪态有度的样子。 [12] 选：算，筹算、算计，引申为因计较得失而改变准则。 [13] 悄悄：忧愁貌。 [14] 愠：怨恨，恼怒。群小：成群的小人，指众妾。 [15] 覯：遭受。 [16] 静言：静静地。言：而，结构词。 [17] 寤：接续，连续。通“悟”，逆、相逢的意思。也通“晤”。《诗》“寤言”“寤歌”“晤歌”，都

牛运震云：“耿耿之义，如物不去，如火不熄，不寐人深知此苦。”（《诗志》）

钱锺书云：“我国古籍镜喻亦有两边。一者洞察：物无遁形，善辨美恶……二者涵容：物来斯受，不择美恶；如《柏舟》此句。前者重其明，后者重其虚，各执一边。”（《管锥编》）

俞平伯云：“取喻起兴巧密工细，在朴素的《诗经》中……不宜多得。”（《葦芷缭衡室读诗札记》）

牛运震云：“寤辟有摽，写忧极惨切，妙在静言思之，以闲恬出之，意思便蕴藉。”（《诗志》）

是连续、连续歌唱的意思。据余培林《诗经正诂》。辟：拍打胸膛。字亦作擗。擗：拍击胸膛发出的声音。有瞍，犹言瞍瞍。据闻一多《诗经通义》。 [18]日、月：《诗经》常以日月比喻夫妻关系。居(j)、诸：语气助词。日居月诸，犹言“日啊月啊”。 [19]迭：叠，日月交叠则有日蚀月蚀。微：日蚀、月蚀。《小雅·十月之交》“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微即指日月之蚀。 [20]匪：彼。澣衣：洗涤衣服，诗以衣服洗涤时的揉搓比喻内心煎熬。“澣”同“浣”。 [21]奋飞：振翅高飞，有摆脱烦恼的意思。

俞平伯云：“始以舟之泛泛动漂泊之怀，终以鸟之翻飞兴无可奈何之叹，其结构层次实至井然。”（《葺芷缭衡室读诗札记》）

[点评]

《柏舟》，表现贵族家庭主妇遭众妾排挤而愤懑的诗。诗从隐忧言起，再以鉴镜之喻，表明自己不纳污浊的性格，也表露出诗中入所以遭遇隐痛的原因。第三章中“匪石”“匪席”的比喻，更高扬的是煎熬中不破不碎的高傲人格，比喻恰切而出人意表，才华出众。诗篇格调阴郁，形象挺拔，颇具艺术的震撼力。

燕 燕

燕燕于飞^[1]，差池其羽^[2]。之子于归，远送于野^[3]。瞻望弗及^[4]，泣涕如雨。

燕燕于飞，颉之颃之^[5]。之子于归，远于将之^[6]。瞻望弗及，伫立以泣^[7]。

燕燕于飞，下上其音^[8]。之子于归，远送于南^[9]。瞻望弗及，实劳我心^[10]。

陈继揆云：“燕燕二语，深婉可诵。”（《读诗臆补》）

吴闿生云：“起二句，便有依依不舍意。”（《诗义会通》）

许觐云：“‘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此真可泣鬼神矣。”（《彦周诗话》）

仲氏任只^[11]，其心塞渊^[12]。终温且惠^[13]，
淑慎其身^[14]。先君之思^[15]，以勖寡人^[16]。

言所送之人排行，又言其德行。别情之后，继之以思绪，余味无穷。朱熹言：“不知古人文字之美，词气温和，义理精密如此！秦汉以后无此等语。某读《诗》，于此数句……深诵叹之。”（《朱子语类》）

[注释]

[1] 燕：燕子，古称玄鸟、𪗇(y)，即家燕，为候鸟。诗称燕燕，重言而已。于飞：飞。《吕氏春秋·音初》：“有娥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谥。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史记·殷本纪》也有类似记载，表明燕或曰玄鸟为殷商远古祖先。甲骨文等各种文献都表明，殷商人群崇拜飞鸟；“燕燕于飞”之句，又与“燕燕往飞”句很相似，或者正是殷商古歌亦即“北音”的遗响。 [2] 差(c)池：不齐的样子。 [3] 野：郊外的原野。 [4] 弗及：目力达不到。 [5] 颯(xié)、颯(háng)：上下飞舞。分别言之，向下飞为颯，向上飞为颯。 [6] 远于：远。于为语助词，无实义。将：送。亦见《召南·鹊巢》。 [7] 伫立：长久地站立。 [8] 下上：即上下，犹言高一声，低一声。陈梦家《古文字中的商周祭祀》言：“下上”是殷商特有的用语，周人则习惯言“上下”。 [9] 南：南郊。 [10] 劳：忧愁。 [11] 仲氏：排行第二。任：对人有恩义、讲信用。只：语气词。《荀子·成相》：“穆公任之。”“任之”与此诗“任只”语法相同。 [12] 塞渊：性格诚实深沉。 [13] 温：温和。惠：贤惠。终、且：《诗经》常见的句式，其意犹如既、且。 [14] 淑慎：善良谨慎，表仲氏修养之好。 [15] 先君：故世的父辈君主。之思：是思。 [16] 勖：勉励。《礼记·坊记》引此诗字作“畜”，为同音假借现象。寡人：寡德之人。古代君主自称之词。

[点评]

《燕燕》，送别之诗。至于送别者为何人，因何送别，古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诗以“燕燕于飞”起兴，带有原始信仰的胎记，是《诗经》的特点，也是其特有的价值。其“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的句子，表现送别者的深情，有“惊天地泣鬼神”之誉，流传千古，影响很大。深情的表现又不限于此，燕的颀颀飞舞、高低鸣叫，都是送别人心绪翻卷的表征。诗篇表情感又善于变化，前三章情绪激荡，最后一章则转为对所送之人品德的言说，使诗篇蕴藉更为丰厚。

终 风

终风且暴^[1]，顾我则笑^[2]。谑浪笑敖^[3]，中心是悼^[4]。

终风且霾^[5]，惠然肯来^[6]。莫往莫来，悠悠我思^[7]。

终风且曠^[8]，不日有曠^[9]。寤言不寐，愿言则嚏^[10]。

曠曠其阴，虺虺其雷^[11]。寤言不寐，愿言则怀^[12]。

[注释]

[1] 终、且：《诗经》句子结构词，参《燕燕》“终温且惠”句

暴风、谑浪之语，写尽丈夫的轻薄狂态。陈继揆云：“顾我则笑，顾亦犹之不顾耳。真令人辄唤奈何也！”（《读风臆补》）

《郑笺》：“俗人嚏，云：‘人道我。’”影响所及如康进之《李逵负荆》第三折：“打喷嚏耳朵热，一定有人说！”虽不为正诂，却颇有趣味。

注。暴：暴雨。《说文》引《诗》作“瀑”。此句为既刮大风又下大雨的意思。 [2] 顾我句：意思是想到我时一副嬉皮涎脸的样子。笑在此表示不庄重，与下文“谑浪笑敖”句同义。 [3] 谑：戏耍。 浪：放荡。敖：傲慢，放荡。 [4] 中心：心中。是：这，代词，指上文“谑浪笑敖”。悼：伤心。 [5] 霾：阴霾，因尘土飞扬而造成的昏暗天气。 [6] 惠：好心。在此反语。此句是说，偶尔你发善心肯来看望我。 [7] 两句的意思是，很想与你断绝往来，又难下决心。 [8] 曀(yì)：天阴而有风。 [9] 不日：没有太阳，即不见天日的意思。有：只有。 [10] 寤言句：睡也睡不着的意思。寤、寐见《周南·关雎》注。言：语助词，而。两“言”字同义。愿：思虑。嚏(zhì)：忿恨，同“慥”。句意：想到此事就愤恨。 [11] 虺(hu)虺：形容雷声滚滚。 [12] 怀：心思萦绕。

[点评]

《终风》，表现受无良丈夫虐待的女子内心苦闷的篇章。受难的女性不是被遗弃，而是遭虐待。诗人在展示这对变形的家庭关系时，实际揭示出重礼法、重“合二姓之好”的婚姻关系在春秋时期给人造成的性格扭曲，以及这类婚姻关系败坏时呈现出的“怪现状”。诗篇的风雨阴霾的比喻，也极具个性，既是对男子变态性格的象征，也是对女子晦暗、郁闷而又无奈心境的传达。

击 鼓

击鼓其镗^[1]，踊跃用兵^[2]。土国城漕^[3]，我

独南行。

从孙子仲^[4]，平陈与宋^[5]。不我以归，忧心
有忡^[6]。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7]。于以求之^[8]？于
林之下^[9]。

死生契阔^[10]，与子成说^[11]。执子之手，与
子偕老^[12]。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13]，不
我信兮^[14]！

[注释]

[1] 其镗 (tāng): 犹言镗镗，形容鼓声。古代敲鼓以召集民众。 [2] 踊跃: 跳跃、奋起，在此为喜好的意思，是穷兵黩武疯狂模样。 [3] 土: 筑城，动词。国: 城郭。城: 动词，与土同义。漕: 城墙外的护城河。此句是说，挖城外壕沟的土，加固城墙。一说卫国城邑，在今河南滑县境。 [4] 孙子仲: 公孙文仲，出征的主将。从《毛传》说。 [5] 平: 调停。《左传·宣公四年》: “公与齐侯平莒及郟。” 此句是说，调停陈、宋两国敌对关系，使之结好。陈: 春秋诸侯国，帝舜之后，都城在今河南淮阳。与: 于。从《毛传》说。“平陈于宋”也是使陈宋交好的意思，宋: 春秋诸侯，为殷商遗民国家，都城在今河南商丘。两国地域接近。 [6] 不我句: 我再也回不来的意思。以，在此有让、使、允许的意思。句含哀怨气。有忡: 犹言忡忡。 [7] 爰: 在这里。丧马: 丢失战马即意味着难以逃离战场，有丧命之虞。 [8] 之: 指诗中之“我”。 [9] 林

陈继揆引陈仅曰: “起语极豪。” (《读风臆补》)

钱锺书云: “此章溯成婚之时，同室同穴，盟言在耳。然而生离死别，道远年深，行者不保归其家，居者未必安于室，盟誓旦旦，或且如镂空画水。” (《管锥编》)

陈继揆云: “玩两‘于嗟’句，鼓声高亮，人生酸楚矣!” (《读风臆补》)

下：山麓树林之下。又据《左传·宣公十二年》“邲之战”所载，古时有身份的人战死疆场有人收尸，为方便寻找，以某些树木为标志。 [10] 契阔：阔别，长别。在此为偏义词，只用其中阔字义。契：合；阔：离。 [11] 子：指妻子。两句的意思是说，生死离合，已经与你约定。成说：约定，发誓。 [12] 偕老：一起到老。 [13] 洵：远，远离。《韩诗》“洵”字作“逖”，即迥远之义。 [14] 信：讲信用，此句指自己不得已违背当初的盟约。

[点评]

《击鼓》，表被迫参战军士怨恨之情的诗篇。诗从体现战争气氛的鼓声写起，渲染出一幅兵荒马乱的情景。一个“独”字，写出了主人公怨怼而又无奈的心情。战士厌恶国家强加于他的任务，是由于他忠诚于另一意义上的义务，这就是他作为一个男人、丈夫，对妻子、家庭的道义。家与国在利害上发生冲突时，人们义无反顾地倾向于个体的家庭。如不是国家政治已经腐败透顶，怎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钟惺云：“棘心、棘薪，易一字而意各入妙。”（《评点诗经》）

“寒泉”喻母亲心境凄凉，春风难以吹暖。是孝子体恤之心。

凯 风

凯风自南^[1]，吹彼棘心^[2]。棘心夭夭^[3]，母氏劬劳^[4]！

凯风自南，吹彼棘薪^[5]。母氏圣善^[6]，我无令人^[7]！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8]。有子七人，母氏劳苦！

睨皖黄鸟^[9]，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注释]

[1] 凯风：南风，南风和煦。 [2] 棘心：棘，丛生灌木，俗称酸枣棵子。春天返青晚于一般花木。棘心即棘木嫩芽，指代诗中七子。 [3] 夭夭：摇摆的样子。一说少壮貌。 [4] 母氏：即母亲。劬（qú）劳：劳苦。劬，劳累。 [5] 棘薪：薪，柴，棘长大成柴。 [6] 圣善：高尚善良。 [7] 令：好、善。 [8] 浚（jùn）：卫地名，在今河南省北部。 [9] 睨皖（xiàn huàn）：羽毛美好的样子，一说鸟声清和婉转貌。黄鸟：黄鹂。

[点评]

《凯风》，感念母亲养育之恩的诗歌。母亲的“劬劳”在独自抚养七子；对母恩的感念则在儿子“我无令人”自责。艰辛中的母爱，惭愧的自责，感人肺腑；而南来熏风吹拂棘心的意象，形象鲜明，诗篇因此越发动人。

雄 雉

雄雉于飞^[1]，泄泄其羽^[2]。我之怀矣，自诒伊阻^[3]。

雄雉于飞，下上其音^[4]。展矣君子^[5]，实劳我心^[6]。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7]，曷云能

牛运震云：“‘实劳我心’‘悠悠我思’从‘自诒伊阻’生来。却为末章含蓄起势。此通篇结构贯串处。”（《诗志》）

来^[8]？

百尔君子^[9]，不知德行。不忮不求^[10]，何用不臧^[11]！

[注释]

[1] 雄雉：雄性野鸡。头上有冠，尾很长，毛色美丽。 [2] 泄（yì）泄：翅膀扇动貌。 [3] 诒（yí）：通“贻”，遗留。自诒即自找的意思。伊：结构助词。阻：艰难，引申为烦恼。 [4] 下上：上下。参《燕燕》“下上其音”句注。 [5] 展：诚，实在。君子：指丈夫。“展矣君子”与下句合起来可以译作：“真的，君子，我实在劳心透了！” [6] 劳：伤神。 [7] 云：助词。 [8] 曷：何。来：回来，有止息的意思。此意《诗经》常见，如“我行不来”“职劳不来”“羊牛下来”等。 [9] 百尔：凡是，任凡，所有。 [10] 忮（zhì）：贪心。求：过分追求名利。 [11] 何用：怎么会。臧（zàng）：好。

[点评]

《雄雉》，表女子思念丈夫的诗，因思而生恼，是其特点。雄雉的比喻很有个性。雄赳赳长了一身漂亮羽毛的雉鸡，整天在外面上飞下跳，正是那些整日为虚头名利东颠西跑的“君子”的绝好譬喻。诗中人说“君子”们“不知德行”，不是说自己的丈夫缺德，而是指他们不顾家、为虚荣而瞎忙，是不知道生活的真正幸福在哪里。这固然是因思念痛苦而生的怨言，也是一种对功名心看淡的见识。诗中女主人公因此而越发可爱。《诗经》表现闺中思念千姿百态，此篇即富于个性的一例。

匏有苦叶

匏有苦叶^[1]，济有深涉^[2]。深则厉^[3]，浅则揭^[4]。

有弥济盈^[5]，有鸛雉鸣^[6]。济盈不濡轨^[7]，雉鸣求其牡^[8]。

雍雍鸣雁^[9]，旭日始旦^[10]。士如归妻^[11]，迨冰未泮^[12]。

招招舟子^[13]，人涉卬否^[14]。人涉卬否，须我友^[15]。

[注释]

[1] 匏：葫芦，又名瓠、壶、蒲芦等，原产印度，我国自古种植。瓜和叶嫩时皆可食，嫩瓜又可入药；秋天长成后，葫芦质地坚硬，可用以渡河，也可做成容器。匏瓜长成，可系于腰间渡深水。苦：同“枯”。 [2] 济：津渡。涉：渡水。两句是说，匏葫芦老时可用以渡水。 [3] 厉：衣带飘浮。厉的本义是衣服下垂的带子，《小雅·都人士》“垂带而厉”即是。一说用葫芦渡水，葫芦浮起，犹如衣服的带子漂浮。 [4] 揭：撩起衣服。一说揭为搭，是说水浅时就把匏搭在身上。 [5] 有弥：犹言弥弥，形容水涨满的样子。 [6] 有鸛(w i)：犹言鸛鸛。鸛，雉的叫声。 [7] 濡：湿。轨：车轴的轴头。 [8] 雉：雉鸡，俗称野鸡，留鸟，广布于中国各地。雄的体型较大，颜色披金挂彩，满身点缀着发光的羽毛，受惊时飞行快，叫声大。雌性则体型较小，颜色较暗淡。据《夏小正》，正月雉鸡闻雷声而鸣叫，可据以判断

言渡过深水应该有所凭依，且应据水之深浅因时制宜。涉世当知深浅，是一篇大旨。格言色彩明显。

方玉润云：“措词谲诡隐微。”（《诗经原始》）象征性语言，妙在若规若讽。

戴君恩云：“丽藻缤纷、云蒸霞蔚。”（《读风臆评》）

牛运震云：“‘招招’二字画景。‘人涉卬否’叠一笔，跌逗风神。”（《诗志》）

时令。另外，从此鸟习性看，求偶时一般是雄性向雌性展现羽毛和声音，所以“雉鸣求其牡”为反常现象。牡：雄雉。 [9] 雍雍：雁叫声。雁：形状似鹅的候鸟，初春北来，秋天南下。古人结婚六礼纳彩、纳吉和请期等环节中以雁为挚（见面礼）。诗篇写鸣雁，或暗示了婚礼缔结时令到来。 [10] 旭日：红日。旦：升起。古代婚礼，亲迎典礼在傍晚黄昏时分，其他各礼都在早晨日出之前，诗表旭日，或与此有关。 [11] 士：男子。归妻：迎娶妻子。 [12] 迨：趁着。泮：冰解冻。其时夏历在正月中以前。《荀子·大略》：“霜降逆女，冰泮杀（结束）止。” [13] 招招：招手貌。舟子：驾船摆渡的人。 [14] 印：我，俺。马瑞辰《通释》：“印者，媿之假借。《说文》：‘媿，妇人自称，我也。’”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析言之谓女子，浑言之亦人也。”意即“媿”有时也可用于男人自称。 [15] 须：等待。

[点评]

《匏有苦叶》，对结婚不合时令现象表示不满的篇章。诗在表现上采用了一些象征手法，含而不露。表达对时俗的不满，却只从时令说起，河水已经“弥盈”了，雉也鸷鸷然鸣叫了，言外之意是结婚的时间已经过了。同时，诗还处处从济水的这一边着笔，叙济盈、表鸣雉、说旭日、讲招招舟子，喻世众人对礼法规矩的有意蔑视。最后以“印须我友”表达自己的不从流俗。全诗借渡水为喻，抒发对现实不满。这样的手法在《国风》中也颇为独特。

谷 风

习习谷风^[1]，以阴以雨^[2]。黽勉同心^[3]，不

宜有怒。采葑采菲^[4]，无以下体^[5]？德音莫违^[6]，及尔同死。

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不远伊迓^[7]，薄送我畿^[8]。谁谓荼苦^[9]，其甘如荠^[10]。宴尔新昏^[11]，如兄如弟^[12]。

泾以渭浊^[13]，湜湜其沚^[14]。宴尔新昏，不我屑以^[15]。毋逝我梁^[16]，毋发我笱^[17]。我躬不阅^[18]，遑恤我后^[19]！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20]。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丧^[21]，匍匐救之^[22]。

不我能愍^[23]，反以我为讎^[24]。既阻我德^[25]，贾用不售^[26]。昔育恐育鞫^[27]，及尔颠覆^[28]。既生既育^[29]，比予于毒^[30]。

我有旨蓄^[31]，亦以御冬^[32]。宴尔新昏，以我御穷^[33]。有洸有溃^[34]，既诒我肄^[35]。不念昔者，伊余来墜^[36]！

[注释]

[1] 习习：连续不断的样子。谷风：东风，大风。 [2] 以阴句：东风带来阴雨的意思。一说谷风为暴怒之风（见严粲《诗缉》），

杨慎言“行道”两句：“思致微婉。《紫玉歌》所谓‘身远心迓’，《洛神赋》所谓‘足往神留’，皆祖其意。”（《升庵经说》）

陈震云：“‘就其深矣’一章用直笔，然亦承上作转，而跌起下章。”（《读诗识小录》）

牛运震云：“怨怼之切，在连用‘我’字及‘尔’字、‘予’字。”（《诗志》）

顾镇云：“此诗反复低回，叨叨细细，极凄切又极缠绵，觉《庐江小吏妻》（即《孔雀东南飞》）诗殊浅俗也。”（《虞东学诗》）

亦通。 [3] 黽 (m n) 勉: 犹言勉勉, 勤奋努力的样子。甲骨文有两字, 形为女子怀孕之义, 怀孕是辛苦耗神的事, 所以才有后来的引申义。见孟世凯《甲骨文小字典》。 [4] 葑 (f ng)、菲: 又称芨菁、蔓菁, 根块硕大的植物, 可以腌制咸菜, 自古为农家常食之菜。 [5] 下体: 根块。两句意为采食葑菲主要不是取其根块吗? 可现在却不看根块好坏, 只看叶子如何, 含指责对方贪恋姿色之意。 [6] 德音: 恩德。莫违: 不背离。亦作“悖”。 [7] 伊迳: 伊: 维, 语气词。迳: 近。 [8] 畿: 门槛、门口。畿的本义为垫门轴的石头, 韩愈《遣谗鬼诗》“白石为门畿”之“畿”即此。 [9] 荼: 苦菜。 [10] 荠: 甜菜。两句是说: 都说茶菜苦, 与我心情之苦比起来, 茶菜那点苦反而像荠菜那样甜。 [11] 宴: 乐, 喜欢。 [12] 兄弟: 代指夫妻。据钱锺书《管锥编》, 古时重血亲, 所以诗用兄弟关系比喻夫妻之亲密。 [13] 泾: 水名, 发源于甘肃, 南流至长武入陕西, 至高陵入渭水。以: 由于。渭: 水名, 发源于甘肃渭源, 至陇东入陕西, 再东流入黄河。渭水河床多为沙底, 所以浑浊。泾水则为石子底, 故一年中除春夏河水暴涨, 其他时都较清。两水合流后, 清浊对比分明。今人史念海有《论泾渭清浊的变化》一文, 也认为春秋以前泾水远清于渭水。 [14] 湜 (shí) 湜: 清澈貌。沚 (zh): 水流停下来。两句意: 泾水原本很清, 因为渭水的缘故才变得浑浊。变浑浊的水静下来, 还是清澈的。诗中人以泾水自比, 喻言自己的婚姻生活失败是因遭到别人破坏。并言日久好坏自现, 自己的好早晚会显出来。 [15] 不我句: “以我不屑”的倒装句。屑, 洁净, 不屑, 以我为不洁, 即看不上我的意思。 [16] 逝: 往。梁: 鱼梁, 古人为捕鱼在水中筑石堰, 中间留有缺口, 安放竹篓之物拦鱼, 称为梁。毋逝等四句, 又见于《小雅·小弁》, 是风诗袭用前人成语之例。 [17] 发: 打开。笱 (g u): 竹制的捕鱼器物。 [18] 躬: 身体。阅: 容留。 [19] 遑:

何暇，哪里有暇。恤：顾及。后：后事。 [20] 方：用木筏渡水。舟：以舟渡水。 [21] 民：指他人。丧：灾难。 [22] 匍匐：手足爬行，有急迫、竭尽全力的意思。 [23] 愾(xù)：相好的意思，《吕氏春秋·适威》引《周书》“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讎也”可证，“畜”“愾”可通。 [24] 讎(chóu)：仇人，对头。 [25] 阻：拒绝。 [26] 贾：出卖。用：因而。不售：卖不出去。此句以商贾比喻自己的美德不被看重。 [27] 育：两育字都是结构助词。恐：恐惧。鞠(j)：穷困、促迫。 [28] 颠覆：潦倒困苦。句谓当年艰难的时候，两人心怀恐惧，怕一同陷入困境。 [29] 生、育：养儿育女。 [30] 毒：毒物。 [31] 旨蓄：美好的积蓄。 [32] 御冬：比喻的说法，抵御艰难的意思。 [33] 御穷：抵御贫穷。两句是说，女子原来以为自己的努力是为抵御共同的艰难，现在发现，男人一直把自己当作御穷的手段来利用。 [34] 洸(guāng)、溃：原意为水势凶猛，在此形容态度粗暴、凶恶。 [35] 诒：通“贻”，给予。肆：忧愁、苦痛。 [36] 暨(jì)：通“疾”，憎恨。此句谓丈夫不念过去情意对自己唯有憎恨。

[点评]

《谷风》，表弃妇哀怨的诗。从女主人公的自述看，这场婚变起因于男子的喜新厌旧。女子已经被赶出家门，仍然在陈述着自己的美德。这无益的行为，实际表现的是古代婚姻生活中造就的依附性格。诗篇以阴雨起兴，将全篇笼罩在一片阴郁之中。

式微

式微式微^[1]，胡不归^[2]？微君之故^[3]，胡

为乎中露^[4]？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5]，胡为乎泥中^[6]？

牛运震云：“两折长短句，重叠调，写出满腔愤懑。”（《诗志》）

[注释]

[1] 式：语助词。微：微末、轻贱。 [2] 归：归返自己的国家。 [3] 微：若非、若不是。《论语·宪问》：“微管仲，我其披发左衽矣。”与此语例同。故：缘故。 [4] 乎：于、在。中露：露中，经历风霜磨难的意思。 [5] 躬：身。一说通“穷”，困穷。 [6] 泥中：泥途，陷于艰难的意思。

[点评]

《式微》，劝归之歌。刘向《列女传·贞顺》记载：卫侯之女嫁给黎侯庄公，称黎庄夫人，婚后关系不好，她从娘家带来的傅母劝她回娘家，作了诗的前两句：“式微式微，胡不归？”黎庄夫人以诗作答，以表贞一之志，就有了每章后两句。据近代以来发现的诸西周青铜器铭，黎国君主为周初大臣毕公之后，铭文中又称之为楷侯，其地就在今山西上党地区的黎城附近，境内有壶关之险，与卫国地域相邻近。若以上所说可信，此诗就还有一个亮点：它既是一种对唱体式，又是最早的联句体。

戴君恩曰：“‘有怀于卫，靡日不思’，诗题也。以下俱藉之以描写‘有怀’之极思耳。”（《读诗臆评》）

泉 水

毖彼泉水^[1]，亦流于淇^[2]。有怀于卫，靡日

不思。变彼诸姬^[3]，聊与之谋^[4]。

出宿于洧^[5]，饮饯于祢^[6]。女子有行^[7]，远父母兄弟。问我诸姑^[8]，遂及伯姊^[9]。

出宿于干^[10]，饮饯于言^[11]。载脂载鞶^[12]，还车言迈。遄臻于卫^[13]，不瑕有害^[14]？

我思肥泉^[15]，兹之永叹^[16]。思须与漕^[17]，我心悠悠。驾言出游^[18]，以写我忧^[19]！

[注释]

[1] 泌 (bì): 水从泉眼流出的样子。 [2] 淇: 水名，发源于今山西太行山侧，流经卫国（今属河南）境内入黄河。淇，《诗经》数见，可知其在卫国人心中地位。 [3] 变: 美好貌。诸姬: 各位姬姓女子。周制，诸侯嫁女，其他同姓国要以女陪嫁，姬姓女子多，所以诗以“诸姬”言之。 [4] 聊: 姑且。谋: 谋划回娘家事。 [5] 宿: 歇宿。周贵族女子远嫁他国，往往路途遥远，中间必须歇息。洧 (j): 水名。据《水经注》，发源于今河南荥阳东，东北流后，分南北两支流，河流后入于巨野大泽。朱右曾《诗地理征》以为诗中之洧为北支即北洧。也有学者以为是南支。 [6] 饮饯: 宴饮告别。这一句还是说中间歇息的事。祢 (n): 水名，又名冤水、大祢沟，在今山东菏泽西南。据朱右曾说。 [7] 行: 出嫁、嫁人。 [8] 诸姑: 诸位姑母。古代姬姓贵族与异姓通婚长期反复，诗中被“问”的诸姑，应该是早嫁过来的同姓前辈。 [9] 伯姊: 姐妹辈年长者。“诸姑”“伯姊”即上文所说的“诸姬”。又，陪嫁女中有的与嫁女同辈，有的低一辈，所以“诸姬”中，有的为姑辈，有的为姊辈。 [10] 干: 卫地

陈继揆曰：“全诗皆虚景也。因想成幻，构出许多问答，许多路途。又想到出游写忧，其实未出中门半步也。”（《读风臆补》）最后一句表明，所有归程路经，皆是心中设想之词。

名，在今河南省清丰南。 [11] 言：地名。属卫地。朱右曾以为即“聂”，其地在今山东聊城与博平镇之间。一说在春秋郑、宋之间，《春秋·哀公十三年》：“春，郑罕达率师取宋师于聶。”又《左传·哀公十二年》言郑宋之间有隙地，其中有聶。 [12] 载：结构词，连结动词。脂：为车轴加油。本义为油脂，在此作动词用。鞶（xiá）：车轴两端固定车轮的插销，亦作“辖”。迈：前行。 [13] 遄（chuán）：迅速。臻：到达。 [14] 不瑕（xiá）：疑问词。“瑕”通“遐”，遐即胡，胡、无通。不瑕为双重否定，不无之意。有害，古代成语，始见于甲骨文，如《甲骨文合集》有“王佳（唯）𠄎（有）𠄎（害）？”“害”的本义是人脚被蛇咬。据裘锡圭《古文字论集》。此句大意是该没有害处的吧。 [15] 肥泉：泉水同出而异流，称肥泉。据酈道元《水经注·淇水》，流入淇水的肥泉有两支泉源，一出朝歌西北，东南流；一出朝歌西北大岭下，东流至马沟水，两水合流，再东南流，入淇水。据此，“肥泉”与第一章的“泉水”是写的同一条水。诗言肥泉，慨叹自己不能像泉水入淇那样回返卫国。 [16] 兹：滋，更加。永叹：长叹。 [17] 须：地名。《水经注》：“濮渠又东经须城北。”学者以为即《泉水》之须。其地在今河南濮阳西。据戴震《诗经考》。一说“须”通“沫”，“沫”即朝歌之地，曾是卫国都城。漕：即曹。卫国在遭受北狄入侵后，将都城迁至当时位于黄河东南岸之曹邑，其地在今河南华县东，与须地距离不远。 [18] 驾：驾车。言：语助词。 [19] 写：排遣、抒发。

[点评]

《泉水》，表出嫁卫女思念母邦的诗。从“思须与曹”句可知，诗与卫国遭狄侵害、国都迁移即《左传·闵公二年》所谓“戴公……庐于曹”的重大变故有关。母邦

遭遇灾难，出嫁的女儿因而思念故国，在心中设想回国所经路途，并为此询问同样身处异国深宫的姑母姐妹。其实，诗中只有思归，没有真正上路，因为诗篇所言的路线并非一条，甚至方位、方向也不同。就是说，诗篇不是具体表现某位或某几位远嫁女子的故国之情，而是这一类人的乡愁。而且，诗篇表现远嫁女儿的乡情，又与卫国遭遇重大变故同时，这可能与许穆夫人的遭遇有关（参《邶风·载驰》），就是说，是许穆夫人的爱母邦之情，引发了当时对远嫁女故国情感的关注，因而有《泉水》之作。重大历史变故，引发了一种特定的人道关怀，正是这首诗篇值得注意的地方。

北 门

出自北门^[1]，忧心殷殷^[2]。终窶且贫^[3]，莫知我艰^[4]。已焉哉^[5]！天实为之^[6]，谓之何哉^[7]！

王事适我^[8]，政事一埤益我^[9]。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谪我^[10]。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王事敦我^[11]，政事一埤遗我^[12]。我入自外，室人交遍摧我^[13]。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牛运震云：“连用数‘我’字，气馁而声蹙。”（《诗志》）

[注释]

[1] 北门：都城北门。《毛传》：“北门背明乡（向）阴。”诗言北门，似是取其象征义。[2] 殷殷：心情沉重的样子。[3] 终……且：结构词。参《邶风·燕燕》“终温且惠”句注。窶（jù）：贫困。[4] 艰：艰难。[5] 已焉哉：算了吧。[6] 为之：有意如此。[7] 谓何：奈之何。[8] 王事：犹言国事、公事。适：抛掷。“适我”犹言扔给我。[9] 一：都，一齐。埤（pí）益：堆累、增加。[10] 室人：家人。交遍：轮番地。谪：指责。[11] 敦：投掷、扔给。[12] 埤遗：厚加。[13] 摧：折磨。

[点评]

《北门》，表现官场小人物牢骚满腹却又无可奈何的诗篇。官场不好混，家庭中也不叫人舒心。“交遍”一词用得好，不分老少谁都可以蔑视他。但诗中人却不见有什么让人提气的想头，一句“天实为之”，就算得精神胜利了。小人物毕竟是小人物。这倒不是说职位和地位的小，而是精神上的小。《诗经》真不愧是一个时代人生世态的万花筒，在一个小贵族自叹自怜的磨磨叨叨中，显示了社会生活的一副“体段”——一股没出息的情绪。

静 女

陈震曰：“有写形写神之妙。”（《读诗识小录》）

陈继揆曰：“其传神处，尤在‘搔首踟蹰’四字耳。”（《读风臆补》）

静女其姝^[1]，俟我于城隅^[2]。爱而不见^[3]，搔首踟蹰^[4]。

静女其变，贻我彤管^[5]。彤管有炜^[6]，悦怿女美^[7]。

自牧归荑^[8]，洵美且异^[9]。匪女之为美^[10]，
美人之贻^[11]！

[注释]

[1] 静女：淑女、善女。“静”通“靖”。姝（shū）：美貌、可爱。 [2] 俟：等待。城隅：城墙拐角处，古代筑城，在拐角处起台建屋，即后世所谓角楼。 [3] 爱：隐蔽的意思。爱，通“蔓”，爱而即蔓然。 [4] 踟蹰：徘徊、焦急的样子。 [5] 彤管：古代宫中有记录后妃群妾行为的女史，彤管即女史用的赤色笔管。一说古代针有管，乐器也有管。 [6] 炜（wēi）：光泽。 [7] 悦怿（yì）：喜欢，双声词。女：汝，指彤管。 [8] 牧：郊外为牧。归（kuī）：馈赠。荑（tí）：白茅的嫩芽。 [9] 洵：实在。 [10] 匪：非。 [11] 美人：指诗中的男子。

[点评]

《静女》，描述情人约会的诗篇。“爱而不见”两句在全诗中最有画面效果。小伙子见到姑娘了没有？结果不需言表，说了就没意思。诗表现心理也是细腻精微的。在姑娘、小伙子各自把玩手里的信物时，诗都用了第二人称的“女”（汝）字。物而人称，是因为物以人贵，即所谓的爱屋及乌；以“汝”呼物，与物对谈，是何等的一往情深（参钱锺书《管锥编》）！诗简洁得像剪影，但轮廓分明之中，却容纳了如此的曲折和情致。明快而不失蕴藉，十分可爱。

爱屋及乌，物以人重。许谦曰：“首言城隅，末言自牧，盖不特俟于城隅，抑且相逐于野矣。”（《诗集传名物钞》）

余培林曰：“卒章末二语自为翻驳之词，巧丽而隽永。”（《诗经正诂》）

新 台

新台有泚^[1]，河水弥弥^[2]。燕婉之求^[3]，籛
籛不鲜^[4]。

新台有洒^[5]，河水浼浼^[6]。燕婉之求，籛籛
不殄^[7]。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8]。燕婉之求，得此戚
施^[9]。

前两句言新台地点，后两句揣想女子失落之情。格调诙谐。苏辙：“国人疾之而难言之，故识其台之所在而已。”（《诗集传》）

陈震：“‘得此戚施’承上文两‘不’字转落，令读者绝倒。”（《读诗识小录》）

[注释]

[1] 新台：台名，据《水经注》，故址在今山东鄄城东北黄河故道旁。有泚（c）：犹言泚泚；泚：华美貌。指新台。 [2] 河水：古称黄河为河水。弥弥：盈满貌。字亦见《匏有苦叶》。 [3] 燕婉：和婉、美妙。 [4] 籛籛（qú chú）：不能俯身。或为残疾，或为肥胖所致。《国语·晋语四》：“籛籛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又《春秋》邾文公名籛籛。不鲜：该死不死、老不死的意思。《左传·昭公五年》“葬鲜者自西门”，张湛《列子注》：“人不以寿死曰鲜。”是鲜即不得寿终的意思。 [5] 洒（cu）：高峻貌。《韩诗》作“灌”。 [6] 浼（m i）浼：河水涨满时平旷的样子。 [7] 殄：尽、绝。“不殄”与“不鲜”义同，都是骂人语。 [8] 鸿：大雁。鸿本为飞天上飞鸟，落在渔网，比喻诧异、失望。又据闻一多《诗经通义》，“鸿”即“苦蠱”的合音，“苦蠱”即今所谓癞蛤蟆。亦通。 [9] 戚施：不能仰身。《国语·郑语》言周幽王“侏儒、戚施，实御在侧”。此处是夸张地说宣公年老躯干弯曲。

[点评]

《新台》，讽刺卫宣公强娶宣姜的诗。卫宣公为自己的儿子伋从齐国娶来新妇，因见其美貌便从中打劫，据为己有，并在卫、齐两国交界处筑了新台，以取悦新人。新台的高俊华丽，是写实，也是与下面的“籛篠不鲜”作映衬。籛篠、戚施是比兴之辞，卫宣公不见得有那样的相貌疾病。诗人这样写，不过是夸张手法，是以戏谑表达鞭挞之情。另一个特点是讽刺之情并不直接表达，而是借言新妇的失落情绪婉转而出，这又是诗篇的含蓄。

邶 风

《邶风》的诗篇所表现的内容应属卫地。关于邶，有学者以为即鲁国旧地，也有人认为在今商丘一带（见《邶风》说明）。金文中出现过邶，见《邢侯簋》。此簋铭文记王朝把原封于今河南温县的邢，迁移到今河北邢台一带，建立新的邢侯之邦。铭文有“王令……善（勺）邢侯服，易（赐）臣三品：州人、重人、邶人”之语。学者认为，铭文中的“邶”就是“邶风”的邶。前面说过，邶风乐调，可能来自东方，那么，金文显示，西周早期有“邶”之地，可能是旧地名随人群迁移的结果。而且，从《邢侯簋》铭文还可以看出，在西周早期，邶就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否则就不会从这里划拨人口给邢侯了。古代人口多，即意味着富庶。其文化发达程度也是可以想见的。

《邶风》共十首，今选其九。

柏舟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1]。髡彼两髦^[2]，实维我仪^[3]，之死矢靡它^[4]。母也天只^[5]，不谅人只^[6]！

泛彼柏舟，在彼河侧。髡彼两髦，实维我特^[7]，之死矢靡慝^[8]。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注释]

[1] 中河：河中，亦即水中。倒文协韵。河、仪、它，古代韵母相近。 [2] 髡（dàn）：头发下垂貌。髦（máo）：头发两分下垂至眉，是父母健在时男子的发式。《仪礼·既夕礼》：“既殓，主人脱髦。” [3] 仪：配偶。 [4] 之死矢靡它：至死不移的意思。之：到；矢：誓；靡：无；它：他心。 [5] 母也天只：呼母叫天，是痛苦至极的表现。一说“天”指代的是父亲，犹言母也父也。 [6] 谅：体谅，理解。 [7] 特：夫婿，指男子。《小雅·我行其野》“求尔新特”可证。 [8] 慝（tè）：通“忒”，改变想法。

陈震：“含涕茹悲，芊眠婉转，读其词者，如闻其声，且如见其人，所谓下笔有神者耶！”（《读诗识小录》）

[点评]

《柏舟》，表女子忠贞于所爱的诗篇。女子有自己的生活抉择，而且在这抉择经受压力时，又能守护着自己的意志。诗篇突出的正是这种意志，也是诗篇最动人的地方。

墙有茨

墙有茨^[1]，不可扫也。中葍之言^[2]，不可道也。所可道也^[3]，言之丑也。

墙有茨，不可襄也^[4]。中葍之言，不可详也^[5]。所可详也，言之长也^[6]。

墙有茨，不可束也^[7]。中葍之言，不可读也^[8]。所可读也，言之辱也。

[注释]

[1] 茨(cí): 蒺藜。一年或二年生草本，蔓生；夏日开五瓣黄色小花，秋天结果；其果由五颗小干果合成，每果具长短两采，坚硬锐利。 [2] 中葍(gòu): 内室。葍为木材交积状，所以指代房室。戴震《诗经考》：“中葍，则四面葍合之；中，言乎其幽隐也。”此语实指代男女交媾之事，如古语所谓“房事”“床第之言”。 [3] 所可: 能说的。 [4] 襄: 同“攘”，除去。 [5] 详: 详细地说。《韩诗》作“扬”。 [6] 长: 丑事远扬的意思。 [7] 束: 捆扎。 [8] 读: 细说。读的本义是抽取，细细地从文献中抽绎出主要意思就是读。在这里是活用，数说的意思。

[点评]

《墙有茨》，告诫人们不要传扬男女私密之事的诗。诗人这样告诫，是先已认定上流社会的“中葍”之事是十分丑恶的，连议论它都是不体面的。诗篇善恶分明，针砭的锋芒选择颇有特点，“也”字的连续使用是其显著

陈子展：“诗之为刺，较之蒺藜尤为尖锐。”（《诗经直解》）

牛运震：“正申明不可道之义，却用转语，意味便自深长。”（《诗志》）

特点。“也”在古汉语中往往用在那些肯定句尾，在此也确实起到了强化劝诫意味的作用。

君子偕老

君子偕老^[1]，副笄六珈^[2]。委委佗佗^[3]，如山如河^[4]，象服是宜^[5]。子之不淑^[6]，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7]，其之翟也^[8]。鬢发如云^[9]，不屑髡也^[10]。玉之瑱也^[11]，象之掇也^[12]，扬且之皙也^[13]。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14]

瑳兮瑳兮^[15]，其之展也^[16]。蒙彼绉絺^[17]，是继祥也^[18]。子之清扬^[19]，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20]，邦之媛也^[21]！

[注释]

[1] 偕：一同。此句字面意是与丈夫一同终老，暗含女子守寡之义。 [2] 副：编发为髻称副。笄（j）：束发用的钗簪。珈（ji）：笄上装饰的玉，是身份华贵的象征。有六种，所以言六珈。 [3] 委（w i）委句：举止舒缓雍容的样子。此句原文应作“委佗委佗”，古代书写遇重复语词时，习惯在第一字下加“=”符号，以示省略，“委佗委佗”即成“委=佗=”样。后人抄写误作“委委佗佗”。 [4] 如山句：形容人物气象安稳大方。 [5] 象服：据《周礼·内司服》王后礼服有六种，画有各种纹饰图案，所以称象服。一说指上面“副笄六珈”的盛装头饰。象即豫，盛装。 [6] 不淑：不幸。《礼记·杂记》：“吊者升自西阶，东面，

言其衣服之华丽、发之浓密以及头面饰物之精美。胡然两句，承前章“不淑”，看似惊叹女子天神地仙之美，实则感慨天生丽质带给她的命运不济。

牛运震：“连用‘也’字，调逸气欲飞，不嫌排叠。”（《诗志》）

吕祖谦：“一章……贵也。二章……问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辞益婉而意益深矣。”（《吕氏家塾读诗记》，下简称《读诗记》）

致命曰：‘寡君闻君之丧，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王国维《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不淑一语……古多用为遭际不善之专名。”此句与开首一句“君子偕老”相应。[7]玼(c)：鲜明华丽貌。[8]翟(dí)：绘有雉鸡图案的礼服。古代王后、君夫人的六种礼服中，有揄翟、阙翟二服，此处所言翟，清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以为即“阙翟”。[9]鬢(zh n)发：美发，黑漆漆的头发。[10]髻(dí)：假发。两句是说女子头发浓密美好，不屑于戴假发。[11]瑱(tiàn)：发笄两端垂下的玉石，又叫充耳、塞耳，装饰用。[12]象揅(tì)：揅，簪。象揅即象牙制的装饰，可以搔头、摘发。[13]扬：指眉宇宽阔明亮。《诗经》常以此字赞美男女的面貌。且(j)：语助词。皙：白。俗语“一白遮百丑”，此处以白皙指代女子的美貌。[14]天、帝：犹言天仙、帝女。[15]瑳(cu)：鲜盛貌。[16]展：展衣，后妃六衣之一。又作“褹”，白纱制成的单衣。[17]绉(zhòu)绉：葛麻制成的带绉的细纱。[18]继袷(xiè fán)：内衣，犹今之汗衫。诗中展衣是外衣，绉绉是中衣，继袷为内衣。[19]清扬：眼睛清亮。[20]展：确实。之人：这人。[21]媛：美人，邦媛犹言国色。

[点评]

《君子偕老》，叹惜美貌失偶的君夫人不幸的篇章。从诗所言人物的妆扮，可知其为君夫人一级的女子。美貌年轻却守寡，令人叹息，结合历史记载，这样的叹息还有言外之意。《左传·闵公二年》记载，美丽的宣姜先是被迫嫁给卫宣公，宣公死，宣姜仍然年轻貌美，又被权臣昭伯盯上，“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不可，强之”几个字，是理解此篇基调的关键。叹惜宣姜命运的“不淑”，正暗含着对强权好色人物不满，诗人对

宣姜是同情和理解的。这样又影响到诗篇表现手法。极力夸赞君夫人之美，意在反衬其鲜花飘落污浊的无奈和不幸。也因此，诗篇在艺术上就表现为显明与含蓄的对峙，是出色的皮里阳秋笔法。古人称此为“风人”体式，也称之为“温柔敦厚”。

桑 中

爰采唐矣^[1]？沫之乡矣^[2]。云谁之思^[3]？
美孟姜矣^[4]。期我乎桑中^[5]，要我乎上宫^[6]，送
我乎淇之上矣^[7]。

爰采麦矣？沫之北矣。云谁之思？美孟弋矣^[8]。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9]？沫之东矣。云谁之思？美孟
庸矣^[10]。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
之上矣。

[注释]

[1] 爰：于焉的合音，在哪里的意思。唐：菟丝子，又名唐蒙、菟芦，攀附在其他植物上的寄生植物。可为菜蔬。 [2] 沫（mèi）：卫国中心地带，殷商旧都故地，在今河南淇县境内。 [3] 云：语助词。 [4] 孟姜：姜姓大姑娘。古人用孟、仲、叔、季排行，孟为老大。姜：姓。 [5] 期：约定。乎：于。桑中：桑林。古代桑林之中往往有高禰（méi）之社，又叫桑社，高禰神管生育，

言所思为孟庸。钱锺书云：“貌若现身说法，实是化身冥白，篇中之‘我’，非必诗人自道。”又说：“桑中、上宫，幽会之所也；孟姜、孟弋、孟庸，幽期之人也；‘期’‘要’‘送’，幽欢之颠末也。直记其事，不著议论意见，视为外遇之簿录也可，视为丑行之招供又无不可。”（《管锥编》）

所以这里是男女相会的场所。 [6] 要: 邀。上宫: 古代称庙为宫, 或即高禖庙。一说为高楼。 [7] 淇: 水名, 在今河南境内, 流入卫河。 [8] 弋: 古代贵族姓。字当作“戣”。 [9] 葑: 蔓菁。见《邶风·谷风》“采葑采菲”句注。 [10] 庸: 古代贵族的姓。或说“庸”即“阎”, 又有说“庸”即“熊”。

[点评]

《桑中》, 表现卫地男女风情的篇章。诗中之“我”, 不见得是诗人之“我”, 孟姜、孟弋、孟庸, 也未必实有其人, 诗的格调也在讽刺与诙谐之间。不确定的一面显示的是一种行径的普遍, 确定的一面则表明这类事情的一律。耐人寻味的是, 《诗经》中大量与此类风俗相关的诗篇, 其区域多在殷商文化的中心, 正是此诗“可以观”的价值。诗的时代, 应为东周时期; 所表现的内容, 或许就意味着这样的事实: 周礼废弛与各地地域习俗的再兴, 是相伴而生的现象。

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1], 作于楚宫^[2]。揆之以日^[3], 作于楚室^[4]。树之榛栗^[5], 椅桐梓漆^[6], 爰伐琴瑟^[7]。

升彼虚矣^[8], 以望楚矣^[9]。望楚与堂^[10], 景山与京^[11], 降观于桑^[12]。卜云其吉^[13], 终然允臧^[14]。

王柏: “作室而先种树, 为琴瑟之需, 可见其规模深远。”(《诗疑》)

方玉润: “总言建国大规。”(《诗经原始》)

灵雨既零^[15]，命彼倌人^[16]。星言夙驾^[17]，
说于桑田^[18]。匪直也人^[19]，秉心塞渊^[20]，騋牝
三千^[21]！

[注释]

[1] 定：星宿名，又名营室。方中：黄昏时定星正处于南天的当中，约在每年农历十月十五日至十一月初之间。《国语·周语》：“营室之中，土工其始。”定星居中，土木建设就可以开始了。 [2] 作于：开始营建。作，始；于，为。段玉裁《诗经小学》、王引之《经义述闻》皆有此说。楚宫：指在楚丘之地营建宗庙宫室。前660年，卫国遭受戎狄大举入侵，损失惨重，暂居漕邑，形势稍微安定后，又移至楚丘，并在这里由齐国等诸侯帮助建立新都。楚丘之地在当时的黄河东南岸，今河南滑县境内。 [3] 揆（kuí）：度量、衡度。日：日影，古代建宫室，用木制标杆（名为臬）测量日影，以定南北方向。 [4] 楚室：楚丘上的宫室。 [5] 榛（zhēn）：树木名，果子可食。栗：又名山栗、板栗，落叶乔木。 [6] 椅（yǐ）桐句：椅、梓为楸类，木质坚硬；桐为梧桐；漆即漆树，汁液是制作漆器的绝佳涂料。此句与上句榛栗相连，意为种上各种用材林木。 [7] 爰：于此。琴瑟：制作琴瑟的木材。 [8] 虚：通“墟”，高土丘。此句是说登上高地观察楚丘的地势与环境。 [9] 楚：楚丘，地名。 [10] 堂：邑名，与楚丘相邻。 [11] 景山：大山。景山亦见《商颂·殷武》，此诗称景山，似模仿《商颂》。京：高土堆。 [12] 降：从高处下来。桑：桑田。此句意即考察新都城周围可种植桑树的田野。 [13] 卜云句：古代建城邑前，考察过地势后要进行占卜，由神来决断选址与否。《大雅·文王有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句可证。此句是说占卜以后，

方玉润：“追叙卜筑之始。”（《诗经原始》）

《郑笺》：“观其旁邑及其丘山，审其高下所依倚，乃后建国焉，慎之至也。”

方玉润：“总言勤劳以致富庶。‘秉心’句是全诗主脑。”（《诗经原始》）

牛运震：“‘灵雨’字幻妙。杜诗‘好雨知时节’乃‘灵雨’字注脚也。一‘既’字多少庆幸，后世喜雨诗不如此一字得神。”（《诗志》）

呈现出吉兆。 [14] 终然：终究，最终选择。允：确实。臧：好，吉利。 [15] 灵雨：犹言好雨。零：降落。 [16] 倌 (gu n) 人：驾车人。 [17] 星：星星，在此为顶着星星的意思。夙驾：早早驾车出行。夙：早。 [18] 说：同“税”，路途中间的短暂休息。 [19] 匪：彼。 [20] 秉心：持心，用心。塞渊：心思诚实而深远。亦见《邶风·燕燕》。 [21] 駉牝 (lái pìn)：七尺以上的马为駉，即大马。牝：母马。举出大马、母马以概其余。三千：泛言其多。言卫文公晚年国力恢复。

[点评]

《定之方中》，歌颂卫文公在楚丘兴建宫室，振兴邦家的诗篇。诗篇系颂歌，却不空洞，原因在于诗人有国家兴亡的真情实感，颂扬卫公实际也是在赞美卫国的复兴。诗首章以相当多笔墨言植树，表明着眼于未来的礼乐建设。次章回溯营造之初的考察度量等活动，最后一章则专颂卫公，一位勤政国君的形象跃然纸上。诗写出了大难之后邦国的清新气象，格调也清新流畅。

蛩 蛩

蛩蛩在东^[1]，莫之敢指^[2]。女子有行^[3]，远父母兄弟。

朝济于西^[4]，崇朝其雨^[5]。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

乃如之人也^[6]，怀昏姻也^[7]；大无信也，不

言女子嫁人是大事，自有其规矩。虹之不可指与婚姻律条不可犯相同，言下有女子不守德行、因而婚媾亦不能持久之意。

知命也^[8]。

[注释]

[1] 蝮蛛 (di d ng): 彩虹, 蝮又作“𧈧”。甲骨文其字像两首之虫 (或龙)。武丁时卜辞有“有出虹自北, 饮于河”之语, 而且殷商人“以虹出为有祸” (胡厚宣《殷代之天神崇拜》), 又《逸周书·时训》: “虹不藏, 妇不专一。”是周代又把彩虹与女子不专一联系起来。西汉刘熙《释名》: “阴阳不和, 淫风流行, 男美于女, 女美于男, 互相奔随之时, 则此气盛。”东: 虹出现在东方。古谚语有所谓“东虹晴, 西虹雨” (见顾炎武《日知录》) 之说, 虹在东, 含不能长久的意思。 [2] 莫之句: 彩虹出现时, 没有谁敢用手去指。此禁忌至今犹存。 [3] 行: 出嫁。这两句是说, 女子出嫁是远离父母兄弟的人生大事 (一定要合乎礼法)。 [4] 济 (j): 同“跻”, 升的意思。此处指早晨云气。 [5] 崇朝: 即终朝, 一个早晨。其雨: 下雨, 在此有暗示男女性关系的意思。 [6] 乃如之人: 这样的人。语含蔑视。 [7] 怀: 贪恋。 [8] 命: 本分。

[点评]

《蝮蛛》, 斥责女子私奔的篇章。此诗与前面《桑中》的意趣恰好相反, 从父母兄弟对婚姻有决定权的角度, 痛斥了那些“怀昏姻”的人, 很明显诗人是维护礼制的。

相 鼠

相鼠有皮^[1], 人而无仪^[2]。人而无仪, 不死何为!

戴君恩: “一二为三章立案也, 何等步骤! ‘乃如’四句, 语意森凜。” (《读风臆评》)

吴闿生: “读此, 可悟文章擒纵疏密之法。” (《诗义会通》)

牛运震: “痛诃之词, 几于裂眦。” (《诗志》)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3]。人而无止，不死何俟^[4]！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5]！

[注释]

[1] 相：看，视。一说“相鼠”为一词，相州的老鼠，传说它可以像人一样站立，前两足打拱，如同人双手作揖。 [2] 仪：威仪。 [3] 止：容止，言行举止。 [4] 俟：等待。 [5] 遄(chuán)：速，快地。

[点评]

《相鼠》，憎恶无礼之人的诗。《孔子诗论》有“言恶而不文”之语，学者推测，即说的是《相鼠》之诗。“礼不下庶人”，所讥刺的自然是君子一流。诗一则言无礼之人不如鼠辈，再则谓人而无礼不如死掉，看来所刺之人犯礼深重，所以诗当是确有所指的。但确指什么，今已难以确定。此篇不假掩饰地表达痛斥之情，在三百篇中是罕有的几例之一。

干 旄

子子干旄^[1]，在浚之郊^[2]。素丝纆之^[3]，良马四之^[4]。彼姝者子^[5]，何以畀之^[6]？

陈震：“乍见惊喜，转念珍重，情神毕出。”（《读诗识小录》）

子子干旄^[7]，在浚之都^[8]。素丝组之^[9]，良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子子干旄^[10]，在浚之城。素丝祝之^[11]，良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12]？

姚际恒：“郊、都、城，由远而近也；四、五、六，由少而多也。诗人章法自是如此。”（《诗经通论》）

[注释]

[1] 子(jié)子：独立，旗帜高高树立的样子。干旄：军旅中指挥士卒用的旗帜，干即旗杆，又称竿，竿的顶部往往有装饰物，称干首，干首装饰牦牛尾，以长线拴系的羽毛为旗帜，即干旄。 [2] 浚(jùn)：卫邑名，距卫国新都城楚丘不远，今河南濮阳南。 [3] 素丝：锦缎之类的丝织品。组(pí)：连属，缝合，在此有拴系的意思。 [4] 四之：四匹良马为一组，下文五之、六之，意思一样。 [5] 姝(sh)：美好。 [6] 畀(bì)：赠送。 [7] 干旄(yú)：旗杆顶部有山字形装饰物，以鸟头为装饰的，称干旄。 [8] 都：城邑。 [9] 组：连属，拴系。 [10] 旄：旗帜的正幅，用羽毛编制而成，称旄。 [11] 祝：束。 [12] 告：好言答谢。

[点评]

《干旄》，卫人感激齐、宋等诸侯援军的乐歌。北狄入侵之后，宋桓公立戴公于曹，戴公旋即死去，文公继立。齐桓公使公子无亏率军队戍守曹地，卫国局势得以稳定。料想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齐、宋等诸侯援军都会驻扎卫地，《干旄》之作当即此时。诗中干旄表诸侯军车马旗帜，“彼姝者子”是赞美援军士卒个个精神，都是激情中

语。素丝、良马，则指诸侯对卫国的馈赠。身处大难之后的卫国人对此心存感激是自然的，所以才有诗篇“何以予之”“畀之”等深情之语。

载 驰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1]。驱马悠悠^[2]，言至于漕。大夫跋涉^[3]，我心则忧。

既不我嘉^[4]，不能旋反。视尔不臧^[5]，我思不远^[6]？既不我嘉，不能旋济^[7]。视尔不臧，我思不阒^[8]？

涉彼阿丘^[9]，言采其蕀^[10]。女子善怀^[11]，亦各有行^[12]。许人尤之^[13]，众稚且狂^[14]。

我行其野，芄芃其麦^[15]。控于大邦^[16]，谁因谁极^[17]？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18]，不如我所之^[19]！

[注释]

[1] 唁：吊唁、慰问。《穀梁传》：“吊失国曰唁。” [2] 悠悠：形容路途遥远。 [3] 大夫：来向许国通报情况的卫大夫。跋涉：艰难行进。《毛传》：“草行曰跋，水行曰涉。”我：指许穆夫人。据《左传》，她是卫宣公遗孀宣姜被强迫改嫁昭伯（即公子顽）所生的女儿，同出的还有宋桓夫人、戴公、文公等。 [4] 我嘉：嘉我的倒文，嘉许、赞成我的意思。旋反：回转。反：同“返”，

方玉润：“缠绵缭绕，含下无限思意。”（《诗经原始》）

言夫人对摆脱危局的看法。我行句，是虚笔。“控于大邦”，见识英迈。牛运震：“控于大邦，以报亡国之仇，此一篇本意。妙在于卒章说出，而前则吞吐摇曳，后则低回缭绕。笔底言下，真有千百折也。”（《诗志》）

旋、反同义。 [5] 视：此处有“相较”的意思，“视尔不臧”即“相较于你们的不善而言”之意。尔：指许国人。不臧：不善，无良策的意思。 [6] 远：有远见。 [7] 济：渡河。 [8] 阒(bì)：密，周密。 [9] 阿丘：丘陵。阿：丘。 [10] 蕻(méng)：当作“茵”，贝母，百合科草本植物。 [11] 善怀：多怀，多愁善感。善：在此如古语所谓“岸善崩”“陆云善笑”之善（杨慎《升庵经说》卷四）。许人用“善怀”讥讽许穆夫人。 [12] 行(háng)：道路，道理。 [13] 尤：责备。众：终。与且字构成终……且……结构，句型与“终风且暴”相同。之：指许穆夫人。 [14] 稚：骄，与后文狂字意思相近。一说幼稚。 [15] 芄(péng)芄：蓬勃。 [16] 控：控告。 [17] 因：依靠。极：本义是屋顶的大梁，在此为依仗的意思。据《列女传》，当初许穆夫人曾想嫁到强大的齐国去，且有“若今之世，强者为雄，如使边境有寇戎之事……赴告大国，妾在不犹愈乎”之语。 [18] 百尔：百，百次、百种。尔：你们。意思是你们再多的思虑。 [19] 所之：所想到的。

[点评]

《载驰》，卫国遭遇北狄入侵，许穆夫人想归唁母邦而不得的忧愤之作。北狄侵邢犯卫，齐桓公率诸侯相救，是春秋史上的一件大事。诗篇“控于大邦”的句子，正是“华夏亲昵”意识的体现。许、卫既是婚姻之国，就有同恶相恤的义务，这是《周礼》的规定，也是华夏诸侯应当奉行的大义。然而许国人既不许夫人回母邦，也没有任何“同恶相恤”的举措，这就是他们“众稚且狂”的地方了。于是，许穆夫人与许当权男性之间，既有礼法与人情的冲突，也有礼法陈规与邦国大义的纠结。较

量与抉择中，有高明与鄙陋、远见与短浅之间的不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诗篇结尾处“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的句子，更表现出许穆夫人胜过许国男性的气派，实在难能可贵。诗篇见于《邶风》，当是用卫地风调演唱的，其最初的流传也应在卫国。

卫 风

周初于殷商故地设三监，后三监联合殷商遗民叛乱。周公在平定叛乱之后，命其弟康叔镇守于此，是为卫国之封。不过，原来卫之地，是商畿内朝歌以东的诸侯之地，《逸周书·世俘解》记载在克商之后第二十一天的甲申，“百弇以虎贲誓，命伐卫”。而且，封建康叔时，还把康叔之子中旄父封到朝歌以东之卫（即百弇所伐之地）。后来，康叔后代才把殷商故地合并为一，并称卫。邶、鄘、卫的并立随而结束。卫在周初封国中很重要，康叔为周公之弟，属“文王十子”之一，是头等大邦。《尚书·康诰》显示，康叔受封之际，周公曾经就如何宽和对待殷遗民，有过谆谆教诲。西周后期，卫有著名的卫武公；至懿公时，遭赤狄入侵，几乎灭国。之后在齐、宋等诸侯帮助下，迁于黄河以南，都楚丘。再后，又迁移都城至帝丘。此后一直延续到战国。

《卫风》诗篇多春秋前期作品，共十篇，今选其七。

淇 奥

瞻彼淇奥^[1]，绿竹猗猗^[2]。有匪君子^[3]，如切如磋^[4]，如琢如磨^[5]。瑟兮僩兮^[6]，赫兮咺兮^[7]。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8]！

《孔丛子·记义》：“于《淇奥》见学之可以为君子也。”

牛运震：“‘切磋’二语，刻划尽致。”“写德性有景有情，是写生手。”（《诗志》）

刘禹昌云：“中情修好，文章外观，斐斐散彩。”（《说卫风淇奥》）

牛运震云：“‘善戏谑兮’二语写雅人深致，何等风流。”“连用‘兮’字，顿挫咏叹，节奏悠然。”（《诗志》）

瞻彼淇奥，绿竹青青^[9]。有匪君子，充耳琇莹^[10]，会弁如星^[11]。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绿竹如簧^[12]。有匪君子，如金如锡^[13]，如圭如璧^[14]。宽兮绰兮^[15]，猗重较兮^[16]。善戏谑兮^[17]，不为虐兮^[18]！

[注释]

[1] 奥(yù): 亦作“隩”“澳”。河水弯曲处。 [2] 绿竹: 绿色的竹子。汉代以前，淇水之岸多竹，见《水经注·淇水》。猗(y)猗: 茂密的样子。 [3] 匪: 斐，文彩显明貌。《大学》《列女传》引此句，字皆作“斐”。 [4] 切、磋: 削齐为切，打磨为磋。《毛传》：“治骨曰切，象曰磋。”象即象牙。 [5] 琢、磨: 雕刻、磨平。《毛传》：“玉曰琢，石曰磨。”据《毛传》切、磋、琢、磨分别指骨、牙、玉、石四种原料，以此形容君子修身养性如同治理牙骨玉石一样精雕细琢。 [6] 瑟: 牙骨玉石经切磋雕琢后花纹细密貌，引申为仪态矜庄。僩(xiàn): 美貌，牙骨玉石经切磋琢磨后花纹历历有文采的样子。引申为威严貌。 [7] 赫: 显明。咺(xu n): 亦作“暄”“烜”。显著貌。 [8] 谖(xu n):

忘记。句意为令人难忘。 [9] 青青：茂盛的样子，古本也有写作“菁菁”的。 [10] 充耳：又名瑱，塞耳的玉石，用丝线悬挂在冠冕的两侧。琇（xiù）莹：似玉的美石。 [11] 会弁（biàn）：缝合处缀有玉石的鹿皮帽。会，字有作“璿”，冠缝缀玉称为璿。弁即鹿皮帽。如星：皮帽缝合处所缀的玉石，如成排之星闪耀。 [12] 箒（zé）：绿竹密集貌。箒的本义为竹席子。此处为引申义。 [13] 金、锡：两种贵金属，言德行如金锡一样精纯。 [14] 圭、璧：言气质如圭璧一样莹润。 [15] 宽：胸怀宽大。绰：舒缓。 [16] 猗（y）：即倚，依靠。重（chóng）：双，重复。较（jué）：又作“较”，车輿上为便于站立而安装的可以活动的扶手。据出土实物，有的扶手大体呈倒“U”字形，固定车栏短柱上；还有的车较做成可以活动的铜把手，状如摇把，一头固定在车栏柱头上，另一头即手把一端；上面还铸有各种装饰花纹。有重较的车，是公卿一级人物所乘的车。 [17] 戏谑：开玩笑。 [18] 虐：过分的玩笑，流于恣肆、刻薄。

[点评]

《淇奥》，歌颂卫武公之德的诗篇。文献记载，卫武公辅佐王朝平戎有功，“王命之为公”。诗篇或作于此时，即西周、东周之交，是卫风中较早的篇章。诗篇所述不外两个字：“威仪”，即西周以来贵族人物特别讲究的仪态。《左传》在讲到君子威仪时也强调两方面：一是要施舍可爱，二是威严可畏，就是既要有“审美”的吸引力，又要有权威的胁迫力；两者结合即恩威并施的影响力。诗有趣的地方在表现尊贵君主的不刻板，这就是“善戏谑兮，不为虐兮”两句的意思。从艺术上说，这两句

也确实给诗所塑造的卫公这尊偶像注入不少生气。另外，诗篇开始对绿竹的描写，以及“如切如磋”“瑟兮僮兮”的形容，也都为诗篇增添了色彩。其“如切如磋”等句，还为儒家重要文献《论语》《大学》所引用，流传很广。

硕 人

硕人其颀^[1]，衣锦褰衣^[2]。齐侯之子^[3]，卫侯之妻^[4]，东宫之妹^[5]，邢侯之姨^[6]，谭公维私^[7]。

牛运震：“首二句一幅小像，后五句一篇小传。”（《诗志》）细表社会关系，突出新妇身世华贵，庆幸君主婚配得宜。

手如柔荑^[8]，肤如凝脂，领如蝤蛴^[9]，齿如瓠犀^[10]，螭首蛾眉^[11]。巧笑倩兮^[12]，美目盼兮^[13]！

姚际恒：“千古颂美人者，无出其右，是为绝唱。”（《诗经通论》）

硕人敖敖^[14]，说于农郊^[15]。四牡有骄^[16]，朱幘鑣鑣^[17]，翟茀以朝^[18]。大夫夙退^[19]，无使君劳^[20]。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21]。施罟濊濊^[22]，鱣鲔发发^[23]，葭莩揭揭^[24]。庶姜孽孽^[25]，庶士有暵^[26]。

[注释]

[1] 硕人：丰满高大的人。其颀：身材修长。犹言“颀颀”。三国时吴国铜镜所录此句即作“姬姬”。 [2] 锦：有图案色彩鲜艳的丝织品。褰（ji ng）：绢丝制成的罩衣。古代富贵者穿丝织衣

服时，在外面罩上一层绢纱制成的外罩，据说是丝绸色彩太显眼，所以要遮掩，实际可能是起防尘、防丝绸挂扯作用。“褻”又写作“綈”“纈”“景”。 [3] 齐侯：齐庄公，东周早期诸侯，在位（前794—前731）长达64年。 [4] 卫侯：卫庄公，卫武公之子，春秋早期诸侯，在位（前757—前735年）23年。 [5] 东宫：太子居住宫室称东宫，齐庄公太子为得臣，诗中女子（即庄姜）为得臣之妹。 [6] 邢：诸侯国名，西周始封之姬姓国，其地在今河北邢台一带。姨：妻子的姐妹。 [7] 谭：春秋时诸侯国，故地在今山东历城境内。维：是。私：姊妹的丈夫。 [8] 柔荑（tí）：柔嫩的白荑。荑，白茅的嫩芽。凝脂：凝结的动物油脂，形容皮肤细腻，白中透青，是养尊处优者才有的肤色。 [9] 领：颈，脖子。螭蛭（qiú qí）：一种寄生于木上的昆虫，幼虫长而白。 [10] 瓠（hù）犀：瓠瓜的籽，形容牙齿形状细长整齐。 [11] 螭（qín）：俗名伏天，似蝉而小，头广而方正，形容女子的额头发式。蛾眉：细长弯曲的眉毛。蛾即蚕蛾触须，细长而弯曲。 [12] 巧笑：即俏笑，甜甜的笑。倩：笑时两颊间动人的模样，今所谓酒窝。 [13] 盼：眼睛黑白分明。黑白分明，方可顾盼生姿。 [14] 敖敖：犹言“昂昂”，颀长貌。 [15] 说：路途中间暂时停息。按当时习惯，嫁女来夫家之国的农郊，就算到达夫家之国。这时要停留一下，换下从娘家穿来的衣服，穿上君夫人的服装。说，即“税”，又见《邶风·定之方中》“说于桑田”句。 [16] 四牡：驾车的四匹公马。有骄：雄壮貌。犹言“骄骄”。 [17] 朱幘（fén）：系在马嚼子上的红色饰物，也有扇汗作用。鑣（bi o）鑣：盛貌。 [18] 翟茀（fú）：茀，遮蔽车篷的帘子，翟是雉的羽毛，翟茀即装饰有翟羽或画有雉鸡图案的车帘。朝：拜见君主，即见新婚丈夫。 [19] 夙退：早退。 [20] 君：君主。一说指新娘，诸侯夫人国人也称君。 [21] 活（gu）活：水流声。 [22] 眾（g）：

鱼网。濊(huò)濊:网入水的声音。[23]鱮鮪(zh n w i):鱮,鲤鱼;鮪,似鲤而大。发(b)发:鱼出水时击尾声。[24]葭(ji):芦苇。莢(t n):荻子,似苇而矮,秸秆实心。揭揭:秀挺貌。[25]庶姜:陪嫁的姜姓女子。孽(niè)孽:众多貌。[26]庶士:护嫁而来的齐国武士。揭(qiè):壮武。

[点评]

《硕人》,赞叹美人庄姜嫁入卫国的篇章。据《史记·卫世家》记载,卫庄公五年(前753)娶齐女为夫人,为国风中较早的诗篇之一。第一章表此次婚姻的政治意义;第二章述庄姜之美,是近笔;第三章表庄姜从卫郊进入都城,由齐国公主变为卫国君妇,为远笔,且与第二章为倒叙的关系;最后一章用大笔触描绘卫国的富饶和乐,衬托婚姻的喜庆。其中第二章写庄姜之美,“手如”等几个比喻句,仿佛是工笔画;“美目”两句则似“颊上三豪”的传神,既画美人之美,又显丽质之媚,细致刻画与神采点染并用,突出了庄姜“美而媚”的特点,是古代文学最早精心描写美人的文字。

氓

述说由相恋到订婚过程。先私订终身,再提媒。“匪来贸丝”写氓当初之态,传神。“怒”,中山狼品性初现。

氓之蚩蚩^[1],抱布贸丝^[2]。匪来贸丝^[3],来即我谋^[4]。送子涉淇,至于顿丘^[5]。匪我愆期^[6],子无良媒。将子无怒^[7],秋以为期。

乘彼坳垣^[8],以望复关^[9]。不见复关,泣涕